

升菴全集

和16  
170  
4



門八和16  
號170  
卷4

太史升菴全集四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錄

維揚陳大科校

新都周參元重刊

新都縣八陣圖記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  
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  
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

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  
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既者叟謂侯  
推演兵法作為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  
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筭而出  
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  
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  
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  
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  
獲天威神筭不騁于中原王者之區守而僅以服

樣與救

同  
肚音區

南中巴爇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  
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譬之逐盜抹火之家挺  
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胙篋助  
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  
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  
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  
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  
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  
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

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况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吊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六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

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眾篆鏤燕然銘石藝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軌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

使刺焉

江祀記

天子即位懷柔百神南瀆獻官史臣慎作江祀明  
天子之纘大統光有神器為百神主嘉靖初元仲  
春吉日乃肇修群祀初筮于己丑原筮于辛丑大  
昕具冕服御正殿臚句傳避致精純四馳上鄉洎  
近臣徧於嶽鎮海瀆古帝先王先師  
皇祖諸陵分命史臣慎祀南瀆大江恭代豎贄往  
監攸沈禮章有眎厥惟多儀夏四月庚辰卜人練

辰有司備物史臣展儀肅將天祝幽贊于神明舉  
燿張樂三獻望燎已事乃竣川靈答貺榮光伏氣  
旭旭杲杲工祝拜手稽首曰惟明天子不愛牲玉  
禮儀具備神降嘏福慎曰是知天咫焉知民則福  
在和民和民在善政善政明神依失政民罔依民  
曰罔依神亦罔依明神失依淫祀其崇遠聰明醜  
正直求諸淫昏厲崇豐昵非彛明神其吐之愴壬  
比周忠直其羞之世用彫竅用秕潤下反行罔象  
遂騰灾沴重仍漂邑害稼叢降戾於茲邦厥驗惟

不遠今心重四票馬害蘇蕭朝天公任孤鯨對  
 天子懋建中興基成民致神釐正祀典京邑首觀  
 四方踐石經之廟墮玄明之宮淫祠攸屏秩祀孔  
 明凶人黜伏俊良交慶元元蚩蚩咸蠲胥感矧曰  
 明神其有怨恫明天子克享萬靈克和萬民惟明  
 覲幽惟幽相明幽明禮樂厥鑒無岐嗚呼休哉爾  
 工祝何知秘祝于祈年飾瑞于效珍寔陋徃聞惟  
 道洽德潤滌瑕蕩穢澤流南紀永我皇仁無疆之  
 休哉史臣頌烈敬垂鴻休於玄石

歲享旌忠廟碑記

旌忠廟祀後唐節度使夏公也公諱魯奇守武信  
 日董璋反東川攻遂州公在圍城中兵食盡而援  
 不至遂自剄死公結髮從軍事莊宗早立謹於天  
 下驅馳中原破勁燕潰驍魏王彥章號千人敵竟  
 成擒於公手及其守一隅孤城反受困於僮豎豈  
 非天哉傳曰善死者不亡公善死矣以身殉城以  
 死勤事忠憤之氣凜然千載宜其赫為明神廟食  
 一方也歐陽公修史以死事傳之五代之臣在是

謹音片  
 憂也  
 哀也

列者僅十人耳  
 國朝敦重祀典非功烈昭映史冊者不與大明會  
 典所載全蜀合祀之廟七而旌忠廟在焉豈陳寶  
 之光景動人畏壘之私相尸祝班乎土人每歲孟  
 夏五日遠近相率虔以承祀祀儀禱用社蜡顧未  
 有迎享送神辭縣人士以為請乃衍楚辭國殤之  
 義搗諸聲刻諸麗牲石用薦歲嘗焉其辭曰焞管  
 蕭兮挹椒醑承盼蠻兮闖神宇神之靈兮毅且雄  
 精為星兮氣為虹著光景兮如在標晴霞兮彤彤

稍音翔

蠶音位

神之來兮霄曖舒披颯爽兮英風噓紛羽旂兮揚  
 鳥旗置霜稍兮縶雲駒淵淵兮擬鼓數數兮陳竽  
 歌振縷兮舞回裾神醉止兮奄虞虞神之去兮靈  
 澤下雨霑俎兮霧蒙竿留我禘兮蓄我禧驅伯強  
 兮逐肥蠶畝栖粟兮箔委絲凶菑蕩滌兮休德流  
 滋恢台孟夏兮歲以為期拜神貺兮神無射思斗  
 城金壁兮奠我邦土我民敬薦兮無絕終古

景川曹侯廟碑記

由永寧江下瀘州灘磧凡百十餘莫險於江門驛

日逆

上下數里

皇明洪武中命景川侯曹公震往平治之陝西自寶雞達漢中貴州自永寧達雲南之曲靖四川自保寧達於利州又自梅嶺橋樁達於青川而江門險灘伐石穿牖功尤鉅且難川陝雲貴四處東西南北廣輪經緯五千餘里置驛奠郵楛橋架棧刻險為平通夷達華航鯨波而梯鳥道去嵒嶮而就夷庶其功力豈細哉乃不易一寒暑而克襄其成殆有神哉五丁之開金牛李冰之鑿離堆豈復讓

楷音支

邪公自製碑文刻之歲月工費首尾悉具慎深過江門見之屢矣昔年待罪史局抽書石室訪求國初功臣姓名不見所謂景川者鳳陽黃金纂述開國功臣錄巨細頗詳而亦遺曹侯焉蜀之郡乘亦略不知修路濟江昉於何人非岷典與中丞百川張公檄納谿知縣李發建侯祠仲山羅公繼之鳳岡一軒姚吳兩兵憲先後交述其役相續遷秩去功未落成丁巳益夏大巡少宰宋公按部至瀘爰命攝州事馬湖府同知薛治建綽楔春秋歲享從



輪音論舟名

文於慎為之銘曰界首之江達于江陽漾以長兮  
溯瀆湯湯亘以石梁舟楫妨兮天啟  
聖皇爰命飛將西南方兮谷狼潭狂真為夷庚比  
宣房兮百八十霜功積未彰吁可傷兮巴甸滇疆  
闡幽是葭廟以觴兮條革有鶴旌旆其颶匪麗涼  
兮薦鯉膾魴烹豚剖羊簞簞享兮徽福祈祥惟神  
洋洋降茲鄉兮南輪北航往來康莊無勛勩兮滄  
淒昭賜芷茂蘭昌昭馨香兮樹碣崇岡刻辭琳琅  
示茫茫兮

工科題名記

六科為

天子親吏列署舊在掖門內會值鬱攸變乃移署  
掖外之兩翼其為禁近同也官名在洪武初為起  
居注尋因在列者八十一人適合周士數遂稱元  
士又改源士謂政事本源也後乃用部名分六科  
官稱為給事中有都有左右定秩為七品其為侍  
從同也所掌章有參駁人有糾劾小有專達大有  
合舉其為出納同也厥制大凡如此諸科故事皆

有題名以署切中禁多建於東長安之直廬在工  
科者舊有仕版登首景泰而止弘治中都給事中  
王君漢英鏡石記之則自弘治而上溯洪武比仕  
版加詳正德中左給事中王君拱之因廬災碑闕  
恐墜其存復鏤之版而續以繼者今都給事中石  
君季瞻又惟前所題名有桂漏也乃取之聖政記  
取之名臣錄取之文人之集取之世家之乘以所  
續考重合二籍再立石焉視前大備矣夫耳目之  
官聰明攸寄百度萬務悉在見聞聯事交承怠以

諉焉曰非職思之內也人其謂斯何故君子謂是  
舉也見設官之意焉見納諫之美焉見前人之績  
焉見後世之師焉見相觀之善焉見勸忠之誼焉  
見官常之暇焉見墜務之修焉傳所謂言之可名  
作而可記者夫是舉也季瞻實創之王君明遇祝  
君遙緒翟君廷獻相之諸科之長黃君伯魁俞君  
國昌朱君應周汪君天啟王君存約相與觀厥成  
焉

四川御史題名記

御史之職出則布

天子之憲於萬里外一方政令聽命惟肅雖僻於絕徼微於童稚無不風動墨吏無藝與豪猾并植束手歸獄其良者則幸其植立引翼以自遂焉激揚黜陟任斯重矣自先王省方之制廢然後巡行直指之使見於史籍東西之略於是乎知之内外之治於是乎齊之重不亦宜乎弗重則弗行弗行則遠或忘遠之忘治之戾也維

皇建極分天下為布政司者十三內十三道實監察之歲恒廷遣一人徃按其方西蜀自古號為遠然去漢唐當時都極不過二四千里今

國家宅冀方應壯辰蜀越在萬里公私文告郵達以月期長吏媿惡簡書達以年期憔悴呻吟之民遷延寃滯之獄災沴逋逃之變一不達於縣再不達於州天日高遠有終坐債地而不能達者矣由是言之巡行之法天下所均蜀其尤重者也歷國初至今茲歷凡三十甲子而道揆法守無有遠邇昭如一日近如咫尺禮不勤省方治不出垂拱

實惟明明之憲布在萬里與共職者惟良御史乎  
行臺舊有題名石在表著右首永樂甲申逮正德  
丙子得九十二人積歲勒名碑方已盈丁丑姑蘇  
盧君師邵來按乃伐石更端焉新碑名實自師邵  
始匪用銜交承聯歲月而已因其名問其行考其  
時稽其事于政庶有裨乎其說在前碑之跋實君  
盡言也將拓大前躡而塞之違又將使嗣者周旋  
其言而興起焉

規庶其可盡矣君蒞蜀一年餘崇教厚俗禁慝去  
褻吏有治程民有莫業士有譽籍蓋本其學術之  
懿而品藻之公發植之健以成之故卓然不愧其  
言云碑事適成君將致代予與為記也

四川建昌兵備道題名記

西蜀憲司臬臣奉

聖書整飾兵備者六居東曰東遠居南曰叙瀘居  
北曰安綿居西北曰松潘居東北曰威茂居西南  
曰建昌建昌其治古邛都其鎮山曰大雪其江大

渡其梁度索其濟縣

撞音童竿也西京賦都盧尋撞

其連烏蠻

其距吐蕃其利鏐缺故其兵犀銳其時瘴厲故采

風監使罕至其控衛所無州縣故人悍而易法守

其望京師萬里而遙望成都亦千里而遙故有事

則艱于達聞有警則易為析蕩此五服之要服也

九州之絕徼也而

當宁顧諟岩廊經略兵備之選尤為重焉事事有

備備不亦重乎守在四夷邊不尤重乎邇者嘉靖

十七年以川南壤地綿亘廣輪千里難於控制乃

以眉邛雅三州八縣併建昌六衛天全黎州二司

增為上川南道文經武緯繡錯牙入建節開府於

邛而霜降氛銷歲行秋焉規撫詳矣擘畫精矣行

司舊有題名之碑而石埋狩泐字類蟬蝨歲乙卯

今兵憲北川陸公重勒堅珉于臨邛之署以趾前

美啓後賢可謂品式備舉綜理微密矣不鄙以記

屬慎昔從史氏後不敢以不文辭公在鎮二年揆

文教以淑士類奮武衛以懲不恪傍睨者初咸危

且難之後乃服膺交頌焉是非走一人之言也全

蜀輿人之言也

兵備姜公去思記龍

雲南治城西上永昌經途所亘旁多寇巢曰金鷄廟赤石崖螳螂龜山鐵索箐諸寇夷也不田不蚕劫以為世箐居則以善劫相長雄醜類婚匹女氏輒問曰爾男能蹶張而劫商乎若是者以為恒俗弘治中始州賓川衛大羅城迷渡戍普湖凡以弭之也而竟不弭時有某憲臣行部遇寇方截途二商惶迫歸命車下夷寇直前立捽二商刃之囊其

貨而去若是者以為恒聞嘉靖初太倉姜公夢寤擢雲南副使飭備瀾滄首執土酋而威之曰盜所隱貨與盜同罪爾為世官而縱寇分贓乎盜之不獲何以爾為爾之不治何以我為遂罪其尤者數人諸聞者不寒而慄爭出死力以效用奉檄尅期捕賊雖元月不敢歸家無幾何巨寇尼龍伏鑽姚嵩路通矣又單騎躬至夷箐召譯人傳諭之曰有司頃無爾恤悉陷爾民為盜今吾爾撫悉令爾盜為民衣裳菜食任爾生息龍街虎街貿易往來爾

能從乎衆皆攫騰權呼曰前此我輩下山即執誣指為賊閑箐深居又難以得食求活之道非劫無由也生未嘗見官淮此地亦不曾聞此言有苦莫伸今上知我心又恤我生而今而後不為非矣相率解刀弩率妻子羅拜公問之曰是若母與妻耶是若子與女邪對曰然爾不愛邪對曰愛因諭之曰爾為盜受戮身首異林所愛非爾有也咸叩頭洒泣拊心誓曰不復為非矣自是夷民出箐為市無異編民行商宵征哨墜晏寢百年來未之前見

也夷有虧定者夙為盜而富改業而貧妻子怨之評語不已定曰我已矢心為良矣從汝言脫復有犯何面目見姜公引藥自盡其信服異類義感小人如此環瀾滄千里行旅戴之如父母惟恐一日去也丙戌春公解官歸士君子識與不識皆重惜之商人相語曰我曹無庇矣去之日攀鞅拜塵嗟咨涕洟者塞塗十餘里趙州同知呂希夷因民不忘立去思碑請文之予聞治盜有道不在勝之而在靖之觀公之跡足以為效矣其馭士酋曰威撫

楊升菴 卷八  
箚夷曰仁威逋寇曰義威以先攝令則必行仁以  
心感恩則易結義以耻格惡則永悛由得其道也  
味者為之徵調千里騷駭一方羽檄之馳則若風  
飛輓之急則若流然而威之得喪寇之靖否猶不  
可知也其相懸不亦遠哉惜公弗可留已愧焉之  
石胡以慰人思乎惟其良法炳然率由勿更則為  
道徑而為力易是故西人之望也思公者其有感  
於予言乎繼公者其有感於予言乎

新都縣重修儒學記

孔子之道與王化遠邇偕天地恒久蓋自鴻荒肇  
辟神聖迭興亨屯彌綸漸次除乂以易大傳所敘  
十三卦觀之自網罟耒耜至於宮室書契所以厚  
生安性者備矣繫教化猶未盡敷也逮於唐堯之  
世始命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親以五品文明于是  
乎嘉會比屋於是乎可封故孔子刪書始于唐堯  
而稱堯曰大哉而與天同其蕩蕩所謂煥乎文章  
者在是矣其後成湯遂有天下而孔子殷之後也  
生當春秋之世立乎定哀之間帝網沉聖法斲鳳



不至麟已踣乃與一時明睿英邁之才講繼往開  
來之學斯文雖厄於上而大明於下是契為一代  
師而孔子為億萬代師矣祖孫相望上下千載又  
纂堯之成功文章於無窮而蕩蕩與天同大焉惟  
時禹稷皆聖人皆有大功於民其後皆有天下然  
未有世系綿延與天地並如契之後也以是知教  
化之功大矣天之篤佑斯文者至矣既在當時傳  
習肄業惟緇帷之林杏樹之壇舞雩之下未有宮  
室居宇及廩食都養如今日之盛且普也士生斯

時亦何遇之盛哉吾邑新都之有學舊矣自漢文  
翁為守而還列城皆有學而蜀之絃誦比鄒魯文  
章冠天下吾邑者如楊厚之對策汝敦之孝廉父  
子繼美兄弟蟬聯著於史冊炳如丹青有唐初造  
文煥益輝學記有楊焯之碑摛辭揆千言之藻鏤  
石雖泐方乘具在宋興三百年科第若櫛比則有  
若鄧應午之師範五城布景範之盡節王事  
聖朝吳元年初趙天澤早識劉基於泥塗以成開  
天攘之大功教化焉可誣哉乃弘治甲子歷嘉

醜音避  
切塔  
平声

既音忌  
音雷  
美毛

靖丙戌廟廡傾頽安神無所堂齋坳醜鞠為園蔬  
主簿薛君海請於巡撫中丞碧泉張公素繼之戴  
公鷺巡按吳臯喻公時提學憲使兩泉陳公濬同  
聲眾允助以罰鍰而教諭伊任訓導劉士充孫翮  
又汲汲經營不愆於素以癸丑上春人日經始三  
月八日隆棟而木有古株躍於水中奇若禹廟之  
梅梁事符臨武之鼓木天若相之成人喜忘其勞  
遂創此巨役畢茲庀休以標文化之淵源以昭後  
進之模楷諸君之功良有裨於吾邑非淺而食不

出於頭會泉不出於口率尤人之所難事之可紀  
也薛尹劉孫四君及學彥某等以慎邑人也見委  
以記繪天遊聖何假彫蟲之辭大壯斯干聊為歲  
月之紀用鐫靈陶裨垂永禩其工直金粟之目董  
役助貲之人洎審曲面勢之詳太一叢辰之卜並  
列姓名於碑之陰

楚雄府定遠縣新建儒學記

雲南楚雄府屬縣曰定遠舊未有學按察司提學  
副使仰齊胡公堯時建議上請于

朝始命建學盛舉也經始于嘉靖二十六年孟秋  
 釋菜於二十七年長至學成宜有記縣之官師請  
 于胡公公乃猥以慎嘗從事秉筆後屬為記之慎  
 參按圖經域志定遠在漢為越雋郡地三國時諸  
 葛忠武侯征南中營於此今之望子洞遺址尚存  
 唐武德中置西濮州貞觀中更名髡州後訛稱牟  
 州宋世淪於段高二僭 至 立年州千戶至  
 正改為定遠州 國朝因定遠之名而降州為縣百七十年而始建

學

皇明文治之遙聲名之盛使仲尼之道與王化遠  
 邇多士生斯時斯地亦厚幸矣嗚呼漢之斥土名  
 越雋者以斯地實越雋水以彰休盛然特為僻土  
 服遠言爾武侯南征天威赫著而文治猶未遑唐  
 則先服後叛宋則畫界陸沉元雖合為一統而  
 俗無譏焉 國家以綱常為治禮樂為教雲南雖去神臯萬里  
 而氣厚風和君子道行洪武初元已入榮被天言

之褒矣咨爾多士涵泳聖涯豈可以憬彼自棄乎  
矧髣髴之名已見牧野其歸仁膺化已兆於武王  
允清之代而武侯之所過化則澹泊明志之道真  
寧靜致遠之心學諸士予獨無興起之思乎夫學  
亦多說矣肇始于六經而發揮於諸儒更僕不可  
終而走也獨舉武侯澹泊寧靜之二言者以古者  
建學立師必本其地望希賢懷古恒首其儒先武  
侯在定遠固名宦之首稱巨擘亦後學之指南元  
龜藏焉修焉之餘而驢馬仰焉息焉游焉之暇而

詠焉繹焉亦可以為成人矣由是而之焉以上希  
乎聖教敢謂無其人乎庸書以俟若夫建學諸典  
有勞者皆列其名銜於碑之陰

臨安府鄉賢祠記

嘉靖甲午詔天下正祀典鄉賢之祠遺者增之嚴  
不在祀法者汰之未剏者於是乎始乃雲南臨安  
知府事姜安建水州知州事沈憲學教授趙維賢  
詢輿議稽郡乘師言僉同堯言攸協乃上於布政  
使王俊民間於監察御史董珊卒如若請鄉賢之

憲  
古帶  
字

祀自今日始也祠我

皇明四公曰杭州府知府張公隆南陽府知府邢公幹兩淮運司經歷封南溪知縣張公文宗文昌縣知縣田公榮其鮮也蓋嚴也曰居喪哀毀踰禮廬墓官處脂膏不自肥澤西湖廣其利鄣水安其鐘考績三載最於全浙是杭州公之行也曰瞻族而族待以舉火起家而家世其清德守瀘州而瀘人尸而祝之守南陽而南陽社而稷之是南陽公之行也曰悃幅褊身孝友睦親膺屢薦不留歸養

棄官敦行化俗蕃祉老壽是南溪公之行也曰不工於媚貴人而有餘於裕孱民勇於退田畝而怯於入公府是文昌公之行也臨安在唐宋為剽分元世無聞自

國朝有科目以還金閨之籍相屬而稱鄉賢者僅此嚴哉世之巧言強有力者可以百伎其私智而不獲一於公議蝨於庭蠹於里陽驕於邦剪公財隳弱產豐屋節家華衣光佩市童詡里婦矜朝露未期厭厭如泉下人矣况能作九原凜生氣享社

凡強音瑟  
鱗音敏

剽飄上聲  
禡音罵祭不

獻侑瞽宗乎君子謂是舉也昭則戒違彰往勗來  
是之謂名教名教之謂政首政首之謂人綱人紀  
人紀弗紀曷昭曷戒曷彰曷勗哉作臨安府鄉賢  
祠記

七星橋記

且蘭古壤貴竹今藩割川雲之剽分躔參井之餘  
度粵乂西路實貫南中關號七星孔明禡牙之地  
衛名畢節關索授鉞之區雖卉服之雜居乃朝宗  
之首路狂谿狼谷山狀馬鞍者彌千危磴懸崖城

槁音止木枝  
僂切棧上聲

比虎牢而倍從兩嶽夾峙而有水千尋過涉以無  
舟夏潦秋霖鼓洪濤於樹杪浮邱沉陸阻行李於  
荒途叱石誰感乎鼃鼃成梁空瞻于烏鵲但知行  
惻未見當仁道士黃一中厥徒周陽泰雲遊戾止  
喟然歎云高下必因乎邱澤朝夕恒倣乎日月此  
雙崖有天生之石岍隸千章饒地產之名材人心  
若堅神功可冀矢磨杵成針之志微折梅寄槁之  
靈雜獮刊林鳩僂鏤岳淬茲寸願礪彼羣徒高義  
動萬商之淵泉勝綠集三省之刁布出翳薈而壯

頤音四  
頤大有  
深目貌  
筆音持

結構剝頤莖以施輿杠鴈齒旁階濺沫飛流不滌  
魚鱗上瓦闌風伏雨無虞在天半空去地千尺星  
梁斗柱楮銀漢以橫陳雪浪雲濤拖玉虹而曲抱  
騎無輸載氓不褰裳陽侯驚波易為方軌馮夷浸  
宅履作康莊相彼橋中渾於黃河手握征南之節  
較昔梁孫原於黑水身乘博望之槎豈有一介羽  
流握其十指綿力裨君子之平政遵王道之景行  
歛奠夷庚罔煩令甲歡歌美諺近傳羅甸之口碑  
隱行昭名遠契漆園之心印將永玄玄之績可譽

渾壇上  
聲

禁  
字  
音  
鹿

郁郁之文爰缺貞珉匪溢華袞薄言觀者勿替引  
之  
雲局記  
點蒼山之禁有玉局觀焉四時有雲氣帶其間於  
夏允著故狀其景曰玉局夏雲張子九言有書舍  
在其下予題之曰雲局精舍一日坐予于堂曰請  
問學予曰子知夫雲乎知雲則知學矣夫雲者為  
雨乎雨者為雲乎無雲則無以為雨矣猶之地產  
植物花者為實乎實者為花乎無花則無以為實

也夫學何以異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無文則何以為禮無博則何以為約今之語學者吾惑焉厭博而徑約屏文而徑禮曰六經吾注脚也諸子皆糟粕也是猶問天曰何不徑為雨奚為雲之擾擾也問地曰何不徑為實奚為花之紛紛也是在天不能捨博而徑約况于人乎雲天之文也花地之文也六經諸子人之文也見天人而合之斯可以會博約而一之此學之極也張子避席曰夫子命貫矣請終身誦之

碧峽精舍記

滇海西斥舍舟登陸俗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峽以山形似秦峽關受此稱爾高峽與碧鷄相望如箭括毛車鎮氏有別廬在其下精舍之顏繇古定曰碧峽愁獻疑於楊子曰茲峽也沂知之沂號之如俗所不知何易諸已諸楊子曰無易仍爾也君子期人以雅不以俗待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善稻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太鹵也經書蚡泉狄名則矢胎也穀梁



子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甯曰物類地形當從中國至於人名則從本俗楊子讀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與哉穀梁啟蘊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鹵伊緩矢胎而從大原善稻蚡泉也名從主人故介葛盧戎曼子皆不易矣慎往年執簡史局紬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請以春秋兩漢地名名今各驛傳詔既從其請史復書其事

皇祖之謨春秋大復古之意也慎自執戟于滇每慨物類與地形名失之陋俗若崧嶸而為祿膝呂閣而為呂合金浪巔之為丁當丁瀾滄江之為浪滄江也不止峽之為橋耳方言既訛郡志踵謬豈君子雅俗而博陋之心為盛世一統而同文之義乎東鎮于春秋專門其學而又以世族閱子明習當世茲名也固雅俗博陋之濫觴辨物正名之拳石與因注而志之若夫臨睨眺聽之美蒼蔚清冷之興卷中能賦者則備矣

郭門雙節記

參戎雲屏郭公廷用楚之長沙茶陵世家也嫡母

蕭氏以三十一歲實所天生母許氏以十有九同  
守孀操是時雲屏方在蓐室二夫人毓遺腹以至  
成童又遭家難豪仇侵誣欲加陰害甘心焉二母  
曰祖爵不可墜也罄其家貲賄以藩身幸脫我仇  
之疾雲屏甫五齡得從優給之例十六歲蔭世爵  
二母慈愛於閨中而嚴囑榘楚於師席以抵學成  
中武進士前列嫡母以三十例格於旌典而生母  
十九例得之而歷於嫡雲屏孝思之誠未得一伸  
乃甲寅歲視篆蜀閬百廢興而積弊剗部曲諸武  
弁皆洗心依歸嚴明文雅兩臺交薦及膺

簡在陟迤西川貴左將侍慈幃還楚求終養八奏  
未允戊午春方命駕永寧時有邊警又值明堂大  
厦掄材之役公私勛勦公處之裕如兵不煩而武  
過民不瘁而事集兩省賴之而雲屏愛日之念未  
忘也一日以其事語定水馮子馮璇曰吾遊於楊  
升翁之門翁史氏也一言垂於竹帛比之前代衛  
風栢舟之詩劉向烈女之傳播榮名於百世與旌  
表綽楔之典同顧不韙歟雲屏喜曰是吾志也此

可以發吾二母之潛德矣慎也既雅重雲屏之孝思敢愛不腆之辭以裨風化乎作郭門雙節記

內江蕭氏雙節記

內江蜀之望縣也蕭氏內江著姓也雙節者何庠生之慈母陳氏御史蕭世延所生之母李氏也陳李者妯娌也皆喪所天而葆貞植孤以亢蕭宗故曰雙節云陳富順縣人年十九來歸巡檢蕭騰七年而騰卒陳僅二十六歲且未有子正室陰氏之子世建甫十一歲未幾陰氏繼卒陳誓志孀居有

續音消  
續與響同

矜  
年也  
矜音林

欲奪其志者陳泣曰吾一移所天孤子將誰撫蕭祀猶矣乃躬躬然厓翼翼然藏以世建為命續鏤釧市書冊勸以學世建長為受室余氏余復天卒遺幼孫曰蘅年始六矜又以蘅為命益拮据治絲覲營粟布形影相依自黃口至白首今則六袞有五矣李氏邑之梧桐里人年十八歸贈監察御史蕭公露生子世延九歲而露卒嫡吳氏日相持而飲泣曰町町孤孺生將奚托蓋虞李之少不安其室也李矢之曰孤在我之懷日在天之上寧死蕭

牖下忍悖三從訓乎與吳相依食然後食寢然後  
宿以其子若吳出吳亦母之如已出經畫內政井  
井中度雖頻遇荒暵而婚喪慶吊內宗之週助無  
廢禮至於教子務底於成蜚騰竟如其願則造物  
之報匪忒矣嘉靖庚子壽終以子貴贈太孺人陳  
亦為部使者行縣扁其堂曰貞節一時雙節并曜  
同門邑里上其事於當路當路大夫屢核其實會  
上其事于朝表宅植楔有日矣嶺南少鄉東洲李  
公邦直狀其行作雙節傳且曰堂前之陳斷臂之

歌

李青史所紀彤管有煒焉然皆為人妻者也而副  
室未之前聞也皆異地者也而一門未之前見也  
皆異時者也而一代未之前紀也歎其難乎置其  
傳乎慎母族內江既稔聞其事又讀東洲傳偉其  
文撫卷而喟曰是幽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明足以  
享人倫移風俗可傳可記可詩可頌劉向之籍僧  
繇之圖栢舟之風陶嬰之歌何以加焉乃略舉大  
綱以為斯記以附蕭氏世譜及內江邑乘他日國  
史下採大書持筆尚有考于余言慎也嘗從事於

史局矣

太史升菴全集五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錄

維揚陳大科校

新都周參元重刊

二伯論上

楊子曰世儒多稱一濫矣夫子規其二矣未見其五也五伯并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為者也中國陵四夷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以

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彼秦宋楚何為者哉秦伯之繆也宋伯之虜也楚伯之寇也繆虜寇何伯之有焉自以為伯不明也人從而伯之逐聲也且言秦繆何業而為伯哉或曰三置晉君非業與楊子曰是狐埋之而狐掘之也奚其置或曰惠懷失之重耳得之矣奚其不置曰君子之置以已亂也其上務正之次定之其下幸之秦之置晉也幸之而已矣且不先置重耳而置惠懷使晉亂者終一星而踰六閭若繆公先惠懷而死則有人誰置否則重耳先繆公而死則欲置誰人是晉亂終無已也重耳之立天也非秦也或曰秦誓之書孔子何以錄也曰秦繆公口一時悔過而心終身遂非孔子錄之於書惜其違百里奚而用孟明匪取之也君子之悔過也以質小人之悔過也以文秦繆公之悔文而已故以為書之終焉感世變焉蓋傷之也書之秦誓也猶詩之黃鳥也皆刺也非美也如以秦誓為美也則黃鳥亦美乎或曰

置惠懷者公子摯之為也用孟明者公孫枝之為也  
也殉三良者康公之為也曰摯則謀而公實聽是  
曰繆聽枝則舉而公實任是曰繆任康則承而公  
實命是曰繆命三繆亦大矣死謚曰繆宜哉予故  
曰秦伯之繆者也宋襄之始求伯也一會而雲二  
國之君是酗之健嗔也一戰而見執於孟是嬰之  
抗虎也再戰而夷於泓以放乎死是卯之闔石也  
是僂人耳夷俘耳石可以俎豆於桓文乎予故曰  
宋伯之虜者也夫伯也者攘夫夷者也楚莊身夫  
夷者也是高宗之所伐也周公之所膺也而可進  
乎况又負其蛇豕之力凶其水草之性聖人豈其  
以伯而與之若以為強而與之則夫差也秦伯之  
裔也句踐也大禹之裔也且猶不與之而豈以伯  
與楚哉故曰楚伯之寇者也嗚呼論世於春秋考  
衷於孔子而已矣孔子之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  
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  
文譎而不正下此無譏焉予故曰桓其首也伯之  
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此者也

二伯論下

或曰然則五伯并稱何昉乎曰昉乎戰國之世戰國之士所以鼓譟其君者則伯而已矣曰桓與文怵其高而畫也故下及秦宋楚曰繆亦可伯也虜亦可伯也寇亦可伯也盛鼓於時遂弗改於後耳或曰謂秦為伯者孟子之言也左氏之言也謂宋為伯者公羊之言也謂楚為伯者又左氏之言也三子之言非與曰孟子激辭也左氏誣辭也公羊偏辭也孟子嘗稱百里奚曰秦繆公用之而伯矣

又曰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矣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且桓文之事不道矣秦繆反可道乎管仲不足為矣百里奚反可為乎當究其說矣時則有以伯軋已者故貶管仲以拒之時則有以游說軋已者故又申百里奚以抑之亦不思秦於百里奚曷嘗盡用其言乎秦曷嘗伯乎君曷嘗顯乎故曰孟子激辭也左氏於百里奚如遺而譽孟明知不及既歸而執則曰不以一箚掩大德又曰孟



抹音名

明念德矣焚舟則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孟明不智無勇違父誤君百里奚不幸而生此不肖之子秦繆公不幸而畜此不令之臣千里而襲人強賊之行也臨戎而見執沒世之耻也焚舟之後晉特不出秦無少加于晉也封尸而歸何抹於塗地之敗也曰德何德曰念何念西戎素服於秦豈由封尸而伯也左氏之筆於是為曲矣舍其父而稱其子掩其是而飾其非後人又溺其文而信其事不可哉故曰左氏誣辭也公羊之言曰不鼓不成

暇音段  
雁音渠

不禽二毛雖文王之師不是過君子不暇責其重許襄公而恨其輕待文王也今夫邦也而與流丸齊注不自虞暇而籍石以綿織兒知笑之矣然則公羊不出戶之懼儒也其習鄙其言戇故曰公羊偏辭也一邲之戰左氏假借楚子滔滔千言沛若有餘楚子夷且陋又臨戎當陣而引三詩援七德若橫經之儒其誣可知予無責耳矣或曰是則然矣子以秦伯之謚為繆何哉曰子不觀謚法乎名與實爽曰繆布德執義曰穆之二者判然殊也

古之得此謚者秦魯以之學者疑秦伯霸王魯公  
尊賢而皆遂更名繆為穆不思其終違蹇叔徒尊  
子思是爽實之大者也繆不亦宜乎或曰然有證  
乎曰有墨家之徒纏子佑鬼神而引秦繆公上帝  
賜之年九十事儒者董無心難以秦繆晉文且曰  
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者天  
賜之年有德惠之表者天奪其命乎史記蒙恬傳  
曰昔者秦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  
立號曰繆古之可證者若此予言豈無稽哉

廣正統論

遜志方子作正統論大槩以  
篡弒女主三者  
非統之正其論精且悉矣因而廣其未備云楊子  
曰亂華足加首非乎而  
是已是曰易天明  
極矣稽誅於兩儀者也柔乘剛陰干陽非乎  
而女主是已是曰逆天常呂武極矣稽誅於三綱  
者也戕其主逆其天非乎而篡弒是已是曰亂天  
紀稽誅於萬世者也莽操極矣皆重絕於春穉者  
也或獻疑曰  
也呂武也莽操也皆後乎春穉

者也何以見其誅絕於聖人也曰推以例之是以知之書楚人外荆舒是以知其不與也絕姜氏孫夫人是以知其不與女主也書乾侯黜季氏是以知其不與篡弒也夫女主也春秋之世則未有如呂武也而羿浞竊夏四十餘年則有莽操之儔矣未有以統與羿浞者也是篡弒者非直春秋不與也夫人皆不與也以篡弒之不得與知女主之必不與也曰是則然矣王通氏嘗帝魏矣歐陽氏嘗紀武墨矣涑水氏嘗帝

曹魏寇武侯矣曰通也偏劉子玄已駁之矣歐也迷伊川翁已正之矣涑水也固朱子已改之矣三子之瑕也尤也可攻也不可效也然即三子而論則歐陽涑水猶無說也通則有說矣其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謂之何哉是其言也偏也迷也固也通隸有之嘗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之所自立也既曰帝王自立豈得而互之通之言自相戾矣且魏之慘殺史所載有

不忍觀者生民何庇乎 魏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民矣何嘗受先王之道乎通又自戾其說矣嗚呼通生 魏之地則帝 魏使通生莽操之世亦將曰吾誰適歸即吾君也是何異於甄豐華歆若使呂后傳於其女魯元公主武氏傳於其女千金公主而魯元千金又女女相傳通生其時亦將事之通作其史亦將帝之又何以異於陳乎魏元忠何足以為通惜哉通而有是也近世無錫邵尚書之說曰華 之輕重以地亦以人中國帝王人地

俱重蠻 荒服人地俱輕人重而地輕則有若箕子之在朝鮮人輕而地重則有若陸渾之在伊洛故曰名從中國物從主人小物且然而况大器乎如使 夏者遂稱帝王則用夏變 者將亦從之乎王通氏誠變于 者也是足以誅通矣或曰方子以正統之說起於晉魏信乎曰信也豈唯春秋易傳昭矣班固作歷志引易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繼之曰庖犧氏沒神農作神農沒黃帝氏作黃帝既沒堯舜氏作此即正統之說也夫

庖犧氏之後神農之前有共工氏伯九域祭典存之而周易不載其序以其任知刑以疆而不王也德之劣者聖人且黜之不載焉有易天明反天常亂天紀而可以承正統乎夫萬代之統猶一代之宗商之賢者十餘君而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為宗者三而已降而至漢上之自尊下之媚上世已非商比矣而其稱宗者曰太宗者文曰世宗者武曰中宗者宣而已同姓一代不皆宗則易姓承代不皆統一也至唐則無賢不肖淫僻夫昏者皆宗矣無賢不肖淫僻夫昏皆宗則無惑乎 篡弒女主皆統也國之統也猶道之統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則如荀如楊者不敢輕以道統與之夫不以道統輕與之則道猶尊而統猶在也如使道統而可以承之可以假借秦之道統可付之斯高漢之道統可屬之蕭曹而晉宋齊梁之道統可移之佛圖澄鳩摩羅什乎道

統不可以乏而假之斯高蕭曹澄羅三靈之主太  
寶之位而以腥膻之女主營穢之篡弑戕賊  
之亦何以異於道統與斯高蕭曹澄羅乎方氏之  
論確矣有金華太史者獨是逆予之言立而方氏  
之論益明必有是乎予如金華者乎將無作廣正  
統論

古今人表論

班史古今人表予反覆論之其謬有四一曰識鑒  
之謬二曰荒略之謬三曰名義之謬四曰妄作之  
謬夫傳道者曾子乃列於冉閔仲弓之下蓋不知  
曾子不與四科之故也首霸者齊桓乃居於四公  
之次蓋不知五霸莫盛于桓文之說也魯隱列於  
下下而葛伯及於上中若以讓桓為行善而未盡  
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於中下而於陵  
仲子與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  
逆者尚可齒乎此其識見之謬也夔后夔也居夔  
於上下出后夔於下上帝豕韋也寘韋於下上列  
豕韋於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郵無郵與王良並

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名謚而離之此其荒略  
之謬也茲二謬者古人嘗論之見於張晏羅泌之  
書然猶就其成籍而謫之耳若其名義妄作之謬  
則未有及之者也予以為固作漢書紀漢事也鴻  
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群佐非劉氏之臣乃摠  
古今以著人表既已乖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  
矣有仲尼之聖然後可以裁定前人憲章後世然  
而六經之述必待晚年固何人也而高下古今之  
人乎依阿人螭自取天憲使其自著當在何等身

陷於重淵之下而抗論於達霄之上誰其信哉昔  
荀卿論十二子一時人耳識者猶或非之固又豈  
卿儔乎謂之妄作可也大謬若此而古人之論曾  
不及之豈以為不足論乎班史文詞世所深好蓋  
有愛忘其醜者矣注家之說曰六家之論輕重不  
同百行所同趨舍難一班史所論未易掎摭陋哉  
顏氏誠班氏之佞臣乎

魯之郊禘辯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

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  
皆非也予讀其言雖愛其辭之嚴義之正而未嘗  
不病其考究之不精也魯之僭天子禮樂魯之末  
造非成王伯禽之為也昔者成王命君陳拳拳以  
尊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  
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此以理而斷其事之無  
也以孔子之言考之論語載子入太廟每事問子  
聞之曰是禮也中庸載孔子之言曰郊社之禮所  
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

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二言者  
微言以見其義也又恐當時之不喻也故又曰禘  
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  
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  
其掌亦既十露一二矣又恐後世之不喻也則又  
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是天子之  
事守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孰有深切  
著明如是乎以上數言著其意而春秋魯頌著其  
事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四



卜郊見郊之僭始于僖公也魯頌閟宮之三章云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成王  
命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  
詩人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  
孔子於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閟之  
世有郊奚為而不書魯頌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  
始耳此以春秋魯頌考之而知郊禘不出於成王  
之賜也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  
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未嘗言之穀梁未

嘗言之國語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  
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即孔子之意也  
隱公嘗問羽數于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  
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若如  
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據此則  
隱之世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  
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公卿大夫佐  
之受事焉據此則莊公之世未有郊可知臯鼬之  
盟莒弘欲先蔡祝鮀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

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  
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織悉畢舉使有天  
子禮樂之賜鮑也正宜籍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  
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  
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  
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敢面斥昭  
公以僭而不諱邪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  
已天子之禮樂大小皆悉用之矣周公閱來聘魯  
饗有昌歆形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魯饗之

賦湛露彤弓而曰其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蓋惡魯  
之僭也以是觀之可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  
子之宰下至鄰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  
魯人並無一語及于成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  
誣矣予考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  
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蓋未允也此豈非明  
證大案哉比事而觀之襄王之出而入也尚不許  
晉文公之請隧平王之弱而遷也猶不允魯惠公  
之請郊成王之賢倍於襄平尚靳之而謂成王賜

之晉文魯惠尚不敢輕用而謂伯禽受之有是理乎若已賜矣已受矣魯惠又何須復請乎或曰子之言則然矣然禮明堂位有是言也祭統有是言也詩魯頌傳有是言也噫三言者皆虛也明堂位之言魯之陋儒欲尊宗國如亡是公之聘齊烏有先生之誇楚有是言無是事也其言也不足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漢儒無遠識以明堂位入禮經而祭統之說因之魯頌之傳因之故祭統之謬駢明堂之枝指也魯頌之謬承明堂之餘

竅也君子不稽經合傳而偏此之信亦固矣且明堂位之言亦自相反既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既曰成王又曰康王成王既賜康不應復賜執此以訊如無情之獄一鞫而見其肺肝矣蓋自王澤之竭處士橫議謂舜臣堯或謂囚堯謂禹德衰謂伊尹割烹要湯謂孔子居衛主癰疽瘠環南遊交辭於漂女皆厚誣聖賢自便已私與此說之興蓋同時也幸而孟軻氏辯之孔子順辯之而成王伯禽之

事既不幸不得明者之辯而號為大儒者方引之以解經使成王伯禽蒙首惡之名於千載予其可無辯乎古語曰三占從二今諺云四不拘六言貴從衆也經傳之明證大案其衆如此曲儒之單聞亦說其寡如彼辯是非於千載之下當何從亦從其衆而已

息壤辯

山海經云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羅泌作路史發揮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楚有地名息壤其土能

眯音米

長若人之贅疣然是眯而道也按許叔重說文解字云壤柔土也書曰咸則三壤孔安國云無塊曰壤九章筭術云穿地四為壤五為堅三壤是息土和緩之名周禮地官十二壤注壤赤土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吐也以人所耕樹藝則曰壤土堅而壤濡前漢書鄒陽傳注梁益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又堯時有擊壤歌耕者拔其陳根擊其堅塊也又漢令解衣而耕曰襄壤字从襄蓋耕治之土也宋楊億當制與遼國書云隣壤交歡太宗以嫌于

糞壤朽壤易作境字以上數文證之壤字之意明矣山海經所云鮌竊帝之息壤蓋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於民故曰帝之息壤鯨之治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決耕桑之畝畝以堙淫潦之洪流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其義豈不昭矣哉古書傳之言本自明且昭而解者翳且晦此類多矣

性情說

尚書而下孟荀楊韓至宋世諸子言性而不及情

言性情俱者易而已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莊子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甚矣莊子之言性情有合于易也許慎曰性者人之陽氣性善者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李善曰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班固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鈞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繫念性生于陽欲以理執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王弼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也莊子所謂不離也故曰君子性

其情小人情其性猶水也情波也波興則水墊情熾則性亂波生于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觀于濁水迷于清淵小人也眈眈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舉性而遺情何如曰死灰觸情而忘性何如曰禽獸古今之言性情者易盡之矣莊子之言有合于易者也述性情說

廣性情說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

心情也道心性也精一執中約情之偏而合性之中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象謂之物法謂之則五性出於五行金神曰義木神曰仁水神曰知火神曰禮土神曰信是五性之物之則也六情出於六氣好生於陽惡生于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樂生於明哀生於晦是六情之物之則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慾也天靜曰性欲動曰情李暎曰人之性靜欲實汨之性也者所稟於天神識是也故為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

性嗜慾是也故為形骸之役周子曰誠無為幾善  
 惡誠性也幾情也性則根抵情其旁榮側秀性其  
 枝幹情其竇數寄生也孟子曰人之性善言性也  
 未及情而言之也荀子曰人之性惡言情也未及  
 性而言之也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韓子曰性有  
 三品襍性情而為言也必若孔子之言而後備曰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合性情言之也而諸子之  
 說在其中矣宋儒折性情為義理氣質之分似也  
 而曰孔子之論性乃氣質之性孟子之論性乃義

理之性力主孟子而陰若不足孔子者非也或曰  
 若子之論性固善矣則是堯舜無情桀紂無性也  
 曰善哉子之問吾盡論子堯舜非無情性其情也  
 桀紂非無性情其性矣吾非善子之問為是也得  
 子之問吾說益明是以善之也

格物說

格物之說近日解者何其紛紛乎有以格為正者  
 大學之始遠能正物則脩齊治平皆贅矣曷尋格  
 字之本原乎格之為字从木為義从各為聲俗云

門格窓格亮格皆是也格者隔也格而蒙之帛明  
既不蔽而塵又不入嗚呼外物為吾心之塵也多  
矣色聲香味皆心之塵也吾心之塵隔之使不侵  
即所謂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下  
心術茲非格之說乎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  
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  
而窮人欲也茲非物之說乎大學之始以格物為  
首格物者持敬也持敬為窮理之本即格物以致  
知之說也或曰如此則釋氏六塵之說是乎曰彌

近理而大亂真佛氏惡姦聲亂色并聲色而欲去  
之而卒不能去也吾儒則去其姦與亂而已雅聲  
正色不去也佛氏惡淫樂慝禮并禮樂而欲去之  
而卒不能去也吾儒則去其淫與慝而已嘉禮和  
樂不去也是猶窓隔而蒙之以帛明既不蔽而塵  
亦不入也釋氏則如築暗室而枯坐其中塵雖隔  
而明亦窒矣謂之明心適以死其心也何可以同  
日語哉宋呂氏解格物致知云與堯舜同者忽然  
自見此釋氏一聞千悟一起直入之說也又曰求



其所以為知則為格物忽然識之則為物格此釋  
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也已為先儒所闢棄  
而不用近日好奇者復陰祖其說而陽諱其名吾  
誰欺欺先聖乎

耕樂解有序

松江金雲卿自號耕樂良史圖之君子賦  
之復請於予倣賓戲作耕樂解  
耕樂主人荷鋤於壠上有游談公子過而勞之曰  
苦哉子之業也昔孔子鄙樊須之學稼孟子闢許

行之並耕蓋天之生時也水毀木飢火旱金穰五  
行而害者居三焉土之分民也士尚志工執稅商  
貿利農盡力四民而農獨勞焉雨暘之不時則憂  
肥瘠之相掩則憂獲莠則憂螟螣則憂在野熾菑  
勤動終歲獲不償力餒在其中子之業良苦自今  
以始能易業以從我乎主人怡然笑曰子何年之  
壯言之少貌之揚趣之早也我則勞子子有何勞  
於我子惜我農乎而以妄說之奚姬魚語女天田  
文人乾象之垂同穎嘉禾坤文之瑞帝號神農長

於上古官為后稷祀於萬禩若知農道乎夫農祥  
正靈雨零澤腹泮陽瘴盈穀精始出苜葉初生決  
萬頃之渠吾蓬瀛也聽九扈之鳴吾韶英也茲吾  
樂歲之始也及其萬寶得正秋餘糧宿畝首穡穗  
有利鴈鷺得食東有茨梁西有坻京朋酒為享同  
里合釀主歌良耜容稱大田茲吾樂歲之成也歲  
歲相嗣樂樂無窮或雨或暘或腐或稿吾能節之  
以畎澮之盈虛或肥或瘠或盈或耗吾能時之以  
菑畚之淺深或獲或莠憂或傷之吾能加耘耰之  
功或螟或蠶憂或侵之吾能做祭步之法茲又吾  
所以先勤而後欣早倦而晚燕者也吾嘗思之鴟  
夷龍斷誇其籌筭不資吾農將守囊而待斃刻楮  
削鏹矜其精巧不資吾農將韜器而為等豈若吾  
業用裕我身潤及我人是以少習長安不見異物  
以遷焉焉往而不樂哉公子曰是則然矣匪耕無  
以為樂乎上世之士何必耕也耕樂主人曰子難  
喻若此乎試泝上世何人不耕何耕不賢君籍千  
畝卿有圭田養則食其力祭則告其虔故馳束帛

音表  
般  
名

者在邱園求干城者於中林相鄣者有莘之氏伯  
齊者叩角之吟自周章一蕩天子不省耕牧伯不  
勸農師衆不服耒庶人不安畝是故伐檀有素飧  
之譏鵠羽有何食之嘆而使橫議者坐享任俠者  
暴殄悲夫以是論之非治世無樂農也今吾與子  
幸生太平不思結廬守本業擊壤詠帝德而欲崇  
游墮之習慕戰國之風重伐檀之譏增鵠羽之嘆  
無乃不可乎吾不招子而子反招我異哉公子頽  
頽而不能視班馬而不能去攝拱竒拜而謝曰子

天隱者也問姓與名再三不告曰子蓬心之士也  
速去耕樂主人方徜徉乎笠澤之墟率其屬述祖  
德於金天氏之裔隱其名慕南溟之逍遙交食於  
地交樂於天終身不易其業也

閒書杜律

杜詩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辭解必不得已而解之  
可以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全帙解必有  
牽強不通反為作者之累世傳虞伯生註杜七言  
律本不出自伯生筆乃張伯成為之後人駕名於

伯生耳其註首解恨別云杜公初至成都未得所  
依故以別為恨不知唐室板蕩故園陷虜雖得所  
依豈不以別為恨公豈如江估淮商風水為鄉舡  
作宅一得醉飽不思家者乎解搖落深知宋玉悲  
云惟深知其故故千年之後且為悲歎惟其亦吾  
之師故閱其蕭條解生長明妃一首云惟其去紫  
臺故春風面不可見惟其獨留青塚故環珮聲歸  
月下聞此乃村學究腐爛講套語豈可牋杜乎解  
魯閃朱旗北斗閑云亦嘗樹旌旗於北斗城中以  
享安閑之富貴北斗閑三字而上下添十二字乃  
成文何異世傳怒揮門不報打鋪路無籠之譴謠  
耶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本言亂離  
蕭條之狀而解云織女不能機杼故曰虛石鯨相  
傳有靈故曰動此何異昧目而道黑白者綵筆昔  
曾干氣象本說登山而云以文彩弄筆干動時貴  
以擬飛騰此又視老杜為鑽刺乞哀之徒矣幽栖  
地僻一首本是喜客至之意乃云亦姑以覘其誠  
意否是杜之陰險通詐也豈所謂以小人之心而

度君子者乎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本是期以古賢乃註云此去朝廷定有陞擢既為  
 京兆少尹必陞三輔大尹此何異星士壽書預寫  
 賞帖耶可惡可厭其他尚多聊舉一二耳牽纏之  
 長實累千里此既晦杜意又汚虞名曷鏡其板勿  
 誤人也

太史升菴全集五卷終

太史升菴全集六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錄

維揚陳大科校

新都周參元重刊

與歐陽子重都憲書

不肖不天禍延我先考萬里聞訃五內摧裂曾不  
 得啜嚙躑躅於側曾不比於鳥獸焉柰何柰何當  
 復柰何屬在曹亂宜宅喪主於此不歸是無父也

歸而不告是無君也無父無君之人執事奚辱役  
焉執事若矜其情而賜之告使襄事寧凶過歸反  
役維情與憲實兩兼之草土之言非所以瀆公聽  
聞私門之故未可以戚我執事亦自知之然執事  
仁人也錫類者也哀有喪者也必欲歸處不肖者  
也故敢以私干左右臨狀荒眩不知所宣

謝歐陽子重書

不肖遭先君子之喪歸情也稽於禮則古缺比於  
律則今無星奔之懷翰如奮飛俟命中路皇皇罔

措僕人回伏承手教知為不肖公言以疏矣又獲  
見牘草洽君臣篤父子酌情憲制義命亡於禮者  
之禮也其動也中執事處我勝我自處非夫重人  
極扶世教者其肯為此又非夫正學之淵粹文宗  
之世胄其能為此不肖不佞豈以臺下撫已多而  
私頌作德哉吊客盈坐莫不動容擊節以膺盛德  
而佩高義况在不肖之身者不肖天地罪人也茲  
獲申其情事少逭其不孝死且不朽若猶幸存視  
息不隕其世生之一日公之德之賜之及也豈惟

韻音莫  
范草又  
音耿遠  
也

慎也受賜先君子重泉實昭感之不肖不忘先君子其敢忘執事哉匪不敢忘將不能忘匪不能忘馬忍忘之臨書涕泗交頤哀感切骨不知所云

與金鶴卿書

自七月之變分手非所不面之濶韻焉五年斷金睽于參商渴瓊發于寢寐如何其可聊也惟別之後兩枉珍翰一投嘉藻啟緘伸紙喜與忭會既覩手跡兼照心素滯荆之跡雖同仲宣投沙之懷曼異賈傅欣恫欣恫幸甚幸甚亟欲嗣音仍闕便驛

彌先上  
聲  
拔也  
擔與擔  
同負荷  
也

籟和救  
切  
筍去  
聲

遷延至今傾翹益勤走僂弱之軀不耐瘴癘戊子春月忽中末疾篤瘖沉痼行動仰人窮荒絕域乏醫鮮藥閉門抱影越歲踰時近兵燬甫定而扎瘡大侵繼之蓬心搖兀難以托根波臣涸轍又復轉徙孤懸浮寄望鄉益遠無棕寡侶較頃彌甚儋石同粟里而室無阿舒之愉遲暮如子雲而門無好事之問僻遠視瓊儋而館無白鶴之假寂寞均柳永而遊無黃溪之適時復靜言追惟疇曩承清塵於俊造厠華景於英流桑梓芝蘭之契宴笑過從

恣音民  
自勉強  
也  
視音羅  
好視也

之雅微言疑義之析酒賦琴歌之權炳焉服膺宛  
猶昨暮忽爾影響曠若隔世存者如辰星之望逝  
者有宿草之悲老子芻狗之談釋氏露電之喻其  
最得乎獨居多暇感集悲來輒藉此言詮以濯情  
素高朗之懷其有同哉離索以來久廢觚翰湯爾  
有作不能多所錄于別帙者是茲用附之去積庶  
傳千里之恣可代一夕之話欵襟其遼覩縷莫罄  
時有南風更冀良訊  
與徐用先書

紕音批  
繒欲壞  
也

犴與犴  
同俄寒  
切岸平  
吉野犬  
善守獄  
曰岸為  
其能守  
也

頃歲七月之變微命如紕懿親不及別檻車不過  
門茲何辰也自觸天網以為執事憂旋念瘴域為  
擇善地頂踵之克全則子實賜之走不敢忘其身  
其敢忘子乎間者濶焉再辱教言一拜雅什慙荷  
之益加作報之未聞酬德之無由諒能鑒之伏在  
草莽不知外事聞諸道路不識信否執事與以道  
並嬰嚴犴俱編行戍驚與嘆會豈忍喙哉殷憂之  
不隕大難之無虞則實有相之猶竊自念曰兩公  
庶其來滇乎則同患者猶有覲也互問而無徵屢

易下卷

下卷

四



望而不來乃今知之越在 碣是區區微願而不  
 余昇也命之屯蹇信也之子之懷其同哉嗚呼  
 途之畏者莫如官任之重者莫如身事之難者莫  
 如患處之善者莫如道子乎子乎以畏者去則輕  
 以重者幸則全以難者行則素以善者求則得復  
 奚喟焉復奚媿焉走昔承下風于子矣今復為子  
 誦之且人而既遺之矣天者可定而必乎他日携  
 手里社接景桑梓餘生猶有良冀也急使遽書意  
 滿辭塞時有南風更望嗣音

荅重慶太守劉嵩陽書

走之仰止足下久矣所傳聞于永昌張愈光者尤  
 悉癸卯之秋愈光北上走則暫歸約同謁執事於  
 渝此彥會也張以病不果行走以獻歲甲之鼃路  
 貫貴治竟逢其違匆匆勿勿留手筆付馬生以荅  
 前欵區區拳拳未歲萬一童永昌來乃辱賜盪櫛  
 豐踰千言始則善誘之泰甚中則相知之已深末  
 復相期之極摯走雖耄昏敢忘酬旃下走賦質愚  
 戇天稟倔强不能以過情接物虛言定交獨重欽

歲切微  
 上声解  
 也又脩

賦音駢  
白賦又  
黃賦仄  
名

下風景暎高獨繫有由矣自昔文人類略細謹仰  
高明則濯纓清冷牽絲辟立不依禾絹不謁黃虬  
不近冰峰此固鄙人之沃聞鏤膺者也邇者霸儒  
創為新學削經刻史驅儒歸禪緣其作備急於鳴  
儔俾其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者自叩胸臆叵以  
驚人彪彩固克自售靡然從之紛其盈矣蟬蛸撼  
樹謂游夏為支離聚蚊成雷以舒雄為小伎豪傑  
之士陷溺實繁執事則獨復不染特立無緇此又  
鄙人之沃聞鏤膺者也走少而多疾長也無奇然

竊有狂談異于俗論謂詩歌至杜陵而暢然詩之  
衰颯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  
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担上  
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鸞輅生於椎輪龍舟起  
于落葉山則原于覆篲江則原於濫觴今也譬則  
乞丐沾其賸馥殘膏猶之瞽史誦其墜言衍說何  
感乎道之日蕪而文之日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詁  
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  
始斐然之志確乎不移而影頽吳泉昏及趙蔭跡

別音月  
絕也又  
斷足也  
噉虛交  
切孝平  
也  
也  
也  
也

難音然  
喻與逾  
同

類愚公力疲夸父矣束髮以還頗厭進取幸茲荒  
戍瑟居得以息黥補劓回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鵠  
則可永謝焉復效枉矢飛流噉箭妄鳴乎故無寧  
效昔人放於酒放於賞物且又文有仗境生情詩  
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為壯  
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監難椽燭吳元中起草令  
遠山摩喻縻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亦聊  
以耗壯心遣餘年若所謂老顛欲裝風景不自洗  
磨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

可不聞此言尊諭托忘機忌之教則豈敢當也然  
借以逃尺寸之負俗斯則受貶諒厚不敢文過末  
復以見志垂載為勗此叔達汲王無功盛心也愈  
益不敢承焉壯膏之炷欲燼游岱之魂將至捧誦  
良書深負德愛爾馬生辱不鄙後進置之文翁石  
室然下走之私不獨為一人淑惟渝為郡當蜀之  
半士子之質冀有可以升君子之堂者亦恐染於  
新學流之枯禪將至擿埴索塗不特黃茅白葦耳  
矣回其狂瀾是在海若俾石室之風移渝城之境

擿此擿  
同楊子  
塗埴索  
塗謂宜  
行者捫  
上而求  
也

油雲普覆時雨澍沾馬生其乘葦之先乎敢併及之

答劉南坦司空書

奉別以來星紀卅易閏餘八更逝瞻宮墻遊在雲漢何嘗不望南颶而引領向東畧而搖心顧空谷隔于便郵俾嗣音阻于馳問也顧箬溪公來承惠以手帖賜之佳篇并扇墨之貺一一拜嘉英躔愈穹而不遺幽遐林居益深而迨及鄙賤服膺無已言謝曷罄走桑梓未返蒲柳先衰已求田滇叻問

舍昆池烟霞為朝夕之賓林泉作羈栖之主虛播無實之名多取造物之忌雖有漫興之吟不敢聞于時英雜著之編非祈傳于來世執事獨判迹求心愛忘其醜尊諭獎借過情非所敢當也不未之秋遊華亭寺古壁上見高製有名山朝翡翠滇海有餘空之句莊誦沈吟久之作絕句三首欲寄而無便茲觀扇二尊作前篇首句乃暗與鄙作同韻昔元白嘉陵長安寄詩同韻絕類千里神交非偶然矣然不肖敢附昔人裁三詩書之別紙欽仰惟

多筆墨奚盡

與升菴楊太史書附

劉繪

春初得幸文駕經渝適僕上教瀘謁御史府乃辱  
書留加腆物與諸相識寄聲勤懇具之僕還自嘉  
州急尋動定已邈然不可即又勞苦官務之縻莫  
敢追從是人生於異人會合便不能遂意然則亦  
有所靳耶但自滇至巴渝跨越萬餘里得奉足下  
顏色與之供笑語偕登覽及訪古搜奇叩經問字  
未必皆千里一人何獨至僕而難之且僕起宛洛

足下稅駕點蒼周迴又不啻萬餘里其同抵于渝  
蓋百年身一遇却舛錯神巧若預為趨避或者彼  
此傾慕將有所議論而增益其所未嘗有者此其  
會合之數尤奇有不在常者例也雖然古之哲人  
曠世苟以道相通不必合併以形身固自有神相  
感而響相應者矣僕本汝南膚末之學道不足以  
華躬文不足以衡世徒以狂愚取人乖刺又負單  
僻之性凡與人交識惟期意氣任情可否以是憐  
察者少仇疾者衆顛駸罔所陶煦曷能遠動足下

駮切涯  
上声  
也又無

但僕之仰于足下者有年方其挾策西蜀賜對明  
光垂虹掣電振耀宇內知足下為相如楊雄其人  
也至操觚執苑校書秘府辭調敵乎金石頌聲叶  
于韶濩知足下為劉向王褒其人也至櫻時吐氣  
舒悃飛章叫閭闔于五奏攀琅玕而九死知足下  
為賈誼晁錯其人也及今成集所著士人所傳傷  
時述懷其孤憤結憂之聲憫流離歎瑣尾者又競  
英綴彩燦玄珠而流華寶凌蹤乎七子飛蓋乎四  
亦又知足下為鮑明遠謝玄暉其人也非僕能為

緩如追  
切音蕤  
冠之纓  
結于頷  
下而其  
餘下垂  
謂之纓

誣諛之辭今天下纓綬之士類能著耳目焯焯者  
不足深論獨于脫略禮度放浪形骸陶情于艷曲  
耽意于美色樂踈曠而憚拘檢此天下後生徃徃  
惑之抱尺寸者又從而譏訕以為困躓夷險降志  
辱身厭溺嗜慾不超玄遠其略知足下者又為足  
下之才之惜以僕之愚矇乃知足下之微夫人情  
有所寄則有所忌有所譏則有所棄寄之不縱則  
忌之不遠譏之不深則棄之不篤忌之遠則我無  
所貪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

貪而後能適足下之所為將求夫安與適也古人  
載西施卧酒家買田宅擁聲妓皆豪傑蓋世之才  
豈獨無抱尺寸者之見也足下此意亦有知者而  
未必試之也僕實得所試矣何則竊觀足下自蒙  
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續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跡  
鑿石辨剝泐破塚出遺忘今中土傳播所述其他  
未及盡見自僕所睹記如經學則丹鉛錄詩學則  
詩話錄古文則金石錄雜著則如墨池錄錄併曲  
譜書畫譜皆窮二酉攻九邱斷編雕蟲有僻儒苦

士白首坐蓬藿日自纘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荒  
神蕩于逸欲聲色者能之乎僕以此謂知足下與  
世人頗深未知是非夫以足下負世重望今生未  
知得一晤言否乎書於僕推羨太過昌黎以文章  
振八代卑習當時學者以斗山相高迄今千年莫  
有馳駕者今足下愛僕甚不覺過擬近世士夫以  
書徃來率為游辭浮說互相羨譽受之者不察名  
實居然欣樂此俗態之薄有道者不為也今足下  
其俯于俗而貶損以同之乎其有所過聽以僕為

可進于學為有道者之實乎夫以僕之愚雖無進于學之資而其志則不敢以懈惰自廢其舉動不敢大謬于古人彼豐辭腴道豈能望昌黎十之二三但甘貧賤守孤芳不以餓死為憂而屏息累足待命于顯貴者之門此等事猶薄退之不為既與足下神交欲副其相推之盛心則不得不盡其狂馬秀才仁和持三月十二日書俱得悉意秀才氣宇清曠特讀書未嘗持苦今朝夕乘閑講論俾就本實想後來有可望庶不負足下成就人才之意已後暇豫得好懷思猶冀發新文數十篇以明已志總括向所論著使前自漢以下諸子皆不足稱並天下後世燦然睹楊氏為一大家傳之者將續述如荀卿孟軻此一段力量微足下其誰能勝之其誰能任之僕淺陋何足知仰足下之高又不能已于多望惟昭賜慈鑒察其愚而垂採納焉





注音哇  
為音促  
處疆入  
聲  
標作枿  
殺音潘  
劫音略  
宿徒感  
切談上  
聲  
護音獲  
度也  
瀧音龍  
又音霜  
水名在  
韶州樂  
昌縣

帶引以躍晉江韋編覽丹艷四始五際陋洼沟潭  
巴窾蚓堪一噓牽絲葢珠名既燭三提文印管道  
鑰生祠尸祝思儼若金穀珠鈴展方略南晏北祭  
寢爇標出其殺蘊見鋒碧凜比鷲鷄礪龍雀奏凱  
獻俘歸帝度宮保憲臺本兵托窗止流逝關憂樂  
驛紱懸車反林壑子和鶴鳴縻好爵榮哀順安還  
冥漠安陽瀧岡今古護豐碑桓楹辭無怍

明故吏科給事中西坪安公墓銘

安氏之先大江之西聿來于蜀胥宇渝壘世業錦

壞而宜  
切軟平  
聲  
柎與襜  
同  
輒與磚  
同  
胸音潤  
臆音蠢  
俱蟲名  
柎音浮  
唇音磕  
壓也  
嬰音熙  
治音干  
既即孰  
諷音魯

帶家餘青柎有開西坪實東南川穿楊蒞殿揆藻  
花甄珠聲玉價綺合績聯紫廬日直青瑣歲遷封  
章胸臆輜車袍罕五鹿折角孤鳳高騫爰羞仗馬  
實陋寒蟬帝閣頻扣玉路期平我仇有疾子歸則  
遄蘭萎茅拔龍蟄孰甄委之時命和以天倪我邱  
我唇我搥我泉我歌我号我齡我年詠嬰擊壤圖  
披樓田科傳經笥瑞應文蠲高朗令終上壽躋玄  
昭宇覺視大霄甘暝石門鬱鬱蔚何裕裕發潛之  
光納幽之美益部耆舊孰紀英賢嗟歎來禩諷茲

歿也  
音許呻  
歿同

銘鐫

清玄先生通山尹吳公墓銘

靖節通介發于延之貞曜懿行著自昌黎節以壹  
惠清且元猗頰仰千載庶其企而潛伏攸揚愧予  
孱辭點蒼之禁樹石森秬公才不試公德不既以  
昌其嗣岍高谷深眎此幽系

銅梁尹汪汝濟墓銘

汪胄孝成吾祖同里有來南中實以戎徙起家穎  
異西泉始滇雲哀舉首多士銅梁輿頌播南紀揭

而歸來蕪桑梓首卸從先祀有子龜逢土筮逢水  
利昆裳嗣疇祉誰云者堪輿氏

封君樂隱李公墓誌銘

歸德李氏之先為陝西華陰人有諱八者洪武中  
里胥誤籤為他李姓同族遂補黑衣之數移華陰  
之籍籍祥符居無何復移祥符而歸德焉八生貴  
貴生通通配周氏以成化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生樂隱公諱曰芳字庭光公生三歲而母氏見背  
鞠于繼母尹爰就外傳涉獵書史了其涯略以承

同 驪與驥  
同 難與艱  
同 廉音欠  
從使屬

考家政不終儒業遂劭農筵阡尚羊梁宋之墟而  
以學宦詔厥後賦性高朗洞無城府然立已峻而  
矢言直雖所厚善以及貴勢有過必規瑱之意在  
驥其新而無戾於鄉評人亦以茲多之問聞有不  
縮者寧辱肺石惡見公云遇宗黨有破產者輒賑  
給小民有厄難者必矜紓竟不責報年踰七袞翰  
晨究夕飭僮僕飼雞豚稽田歷閱扃籥肅如郡朝  
苟有黼黻不厭葛越俎餘滌漣靡忘糒糲袍朴見  
素老而不易如此有司請為鄉飲賓一再始覲日

與同庚三數鵬耆為逸樂之會鶴髮鵬袍槐塢松  
逕容與歌嘏脩然氛埃之表望者儼為香山路社  
再見云嘉靖癸卯年以子嵩貴封中書舍人後遇  
太廟禮成晉兵部武庫司員外郎時年七十矣戒  
子曰正而行勿淪而節日菽水吾吾樂也否則日  
鍾鼎吾吾弗享嵩以庚戌歲陞福建叅議過家公  
寢疾不起八月二十六日也嵩得視屬纊人以為  
慈孝所感享年七十有五配宋氏先公卒別有表  
志公生子二人長崑丙科貢士次即嵩今為四川

楊子卷  
四  
參議女四人孫男四曰元素學官弟子元白元生  
元直孫女二葬於家山之左阡銘曰李氏之先自  
秦而遷祥符再徙奠歸德焉鯢桓之淵豹澤之顛  
有樂仙隱始授昨塵豈曰荒遐分地用天豈曰不  
仕子姓象賢豈曰不耀鷗袍華鮮寔有佐之間儀  
靜專養違于庭恩賁于泉是曰有子伯仲棣聯競  
爽弱箇賦繫有偏孝友名宦幽明兩甄相宅鷄飛  
妥靈牛眠卜云其吉神告之虔公視桓楹予銘隴  
阡載鐫史墨庸炤重元

李解元墓銘

名東儒雲南劍川州人

嗚呼李氏子吾眼中望士昔也髫髻穎發駒齒十  
里宵肄八行下朝書罄百紙一日起荒徼兩都齊  
英軌糟粕漉醇醪箒華汰粃滓深湛汲古綆堅利  
廁往壘名者造物忌林風摧秀蘊鴻蜚垂其翼狼  
跋以囊尾興山俄止簣學海洧流泥旅次溘朝露  
永訣期漁水顏回敗叢蘭冉耕歌芟苾司命鈞播  
物殲良茲何理闔胡視其寢齋志竟已矣刻誄慰  
營魄嗚呼李氏子

大理梁將軍阡銘

梁將軍之喪其隣姻楊萬縣伯清為志焉乃嘉靖  
辛卯仲冬月夕已卯卜宅維應樂峯食月朝庚辰  
卜日維丁酉食其胄子鎮餘子銳鑰錫歸翁離村  
于先配胡宜人兆禮也鎮偕翁女夫戴將軍瓚士  
人蘇凌雲胡鑑關廕子詔奉萬縣之狀請詔于  
滇成逸史氏慎鎮也從予以嘉其孝思作梁將軍  
阡銘其辭云爾武節君氏曰梁儁其名系富陽緊  
先世累武功侯千戶于山東征麓川始遷衛大理

君載十九當成化庚子突弁承亂即奉篆視請減  
屯稅復洪武制告公允從亟返流徙夷菁孟密官  
擇撫使君不辭轄終濟成事銀北寶冶利孔罪梯  
潔入汚出蓋罕良歸君為主冶五山白崖以漑阿  
村越歲踰期潔已竣事人至今稱之跡其在宗孝  
友胞胞母氏貼危請命于神範金禹像以祈親年  
禱而獲應有隕自天訖于永感終慕弗諼逮踰耳  
順退公養恬詠老氏書焚香閉門杖屨蒼麓別自  
號樂山鄉推齒德詠歌以文教子既成不負其勤

辛卯仲冬辰下元甘暝全歸于厚寔應樂神峰九  
靈原陵崢谷永峭無騫光遠有耀茲石存

湘潭貳令文公墓銘

膏之燭光必沃川邛浦脉繫屬文之胄鼓于蜀公  
之降嗣遙躅起布素膺章綠丞湖縻理蛟窟却脂  
潤蛻埃溽竭而歸灌畦菽偃焱颶暴春旭全以歸  
壽且祿郡順慶里安福唐都堊文山麓鏤崇桓昭  
幽谷

向秉誠墓誌銘

御史向秉誠之喪大理母惟一相焉諸執友徃吊  
之噉然而哭曰斯人也而可使早世乎哭已慨然  
而嘆曰斯人也而可使無嗣乎嘆已窅然而思曰  
斯人也而可使無傳乎惟一曰命之不淑天也訊  
諸其家幸有震未殊者宜勿恤其嗣曷姑謀其傳  
乎惟一乃揖諸公屬予曰秉誠與吾與子均同鄉  
也然與子仕同科第誼通家世銘子其辭諸嗚呼  
予其忍辭憶先是十日秉誠過予觴不酌奕不竟  
作而曰予憊矣蓋明日而寢疾疾之三日予始聞

之往問於蓮巷舍者再俄而聞其不起矣則四月  
二十二日也嗚呼予其忍辭秉誠諱信四川岳池  
縣人父諱時德安知府母雷氏秉誠生少而穎異  
既長就學聲名燁燁出流輩上庚午舉鄉試辛未  
舉于禮部賜進士第選為河南府推官法比吏事  
如素練然僚屬羨服之尤留心民務嵩縣有永通  
渠久涸不潤君為濬之靈寶縣有沙灘地若干頃  
君為請蠲其租陝州臨黃河溢徙別道其淖淤地  
善肥饒謂之退灘田地固無主名民爭訟之積歲

不決君令取為軍民牧馬場至今便之劇賊劉六  
之亂君分守新安縣城督令丞脩戰具揚先聲明  
號令羣寇惴於西犯城得以完收被虜婦女以百  
數各遣寧家獲棄遺畜產亦數百總制都御史幸  
菴彭公上其功有銀牌綵幣之賜甫滿初命薦剡  
七八上徵入為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以母喪去  
位嘉靖初元服闋北上值新政初君首陳講學用  
賢六事

詔嘉答之其他論列極多予就其家求其草曰當



時即焚之矣嗚呼是愈可以覘其賢也今故無得而書然他日國史自書之矣秉誠幹宇軒昂揚休山立未別色入朝人望而知為向御史也與人交有信義而和氣歎言無少長愛之居閒好讀書為詩文有古意又善射儀毫中的巧嘖四座飲酒不多而懽洽竟席環居種竹因自號竹溪嘗徵予賦竹溪詩未有應也而今已矣嗚呼悲夫銘以慰知已於地下云其辭曰之子之才乃在割英英義烈淬其鐔卒然遇之完魄落牽絲發矧倣鞏洛平無

漏網威無虐甘棠地近頌聲作有炎崑岡勢孔爍用矛函關掎其角分城序績譽命卓持憲入臺聲濯濯讒言蘄師萬齟過有開發之自子作國是安緩無滌落命也不淑鬼神惡天胡不吊善類愕埋銘九原慰冥漠昭示百世辭無怍

段君墓碣銘

罷谷之山珥水出焉其清洛洛英靈之淵仲庶氏段徙自金城來宦未屆積世有慶粵貞靖君谷蘭蚤芳晚益沉馨隱之而文既學弗試既穎而異有

顛音以  
莊謹也  
臆音委  
髀音禍  
久音蹀  
臆音委  
華音委  
音喜  
視

茁玉芽在我階  
祀山曰點  
蒼峯曰斜陽  
有夜者臺  
君靈攸藏  
可祭於社  
可範於里  
譽也有試  
辭無祀

鄒隱君墓銘

唯鄒開先者  
甫顛國封遠  
耀家風  
臆雕龍談天  
輒參斐傳  
經翼聖左  
伍躋梁門  
道鄉鄂  
村韓纂  
懿流光表  
仙飄有分  
者牒滇之  
焜儒藻  
適隱達  
豐豐水  
窻徑復  
邱嵬  
魄日在  
龍  
朧月采  
朧返  
茲  
玄宅  
銘昭

焜音毀  
火貌  
魄音美切  
恢主声  
朧音關龍  
尾星名  
朧音沒切  
墳入声  
未盛明也  
辰音倚  
村音字  
花下墓也

太史升菴全集七卷終



欲音求  
饒徒亭

名

荷音成

田草不

除新草

又生日

務

家于黃產于楚樟湖麋胥之字系尚書徵信譜京  
兆尹寔厥祖貽孫謀光胤祚翁甫生早失怙在弱  
齡知慕古尋師資出庭戶負笈篋歷環堵務內觀  
欲科舉爰辭師歸省母儒之業隱之侶山焚荷澤  
沉漳醉僕筵号仙塢嬪於李嗣賢譖銅墨耀荆蘭  
舞耄八袞衍叶數觀化辰三月五夢告期形返土  
德福箕仁壽魯子又孫綿且縷千窀京萬松渚銘  
幽宮刻華樓  
南津黃君峻卿墓銘

連音綽  
麥音捧  
覆也

籶音捉  
稻田種

錄音覺

東方之

音一曰

樂器今

作角

黃胤之先自楚而蜀遠哉連簡肅尚書亢宗光國  
聲濯濯之子之生天骨早奇邕已卓如麥駕材駒  
齒千里八麗駁良五不凋山玄水蒼渠追琢豁落  
峯岨振古尚友鄙齷齪有不當意拂衣振手笑一  
握壯遊足跡秦晉齊魯凌嶮确悲歌激烈吊古戰  
塲窮鸞朔酒酣耳熱高談霏雪驚貫電竭來維桑  
懸鷄乾螢厭朴學寧能雌伏稗薪數炊刈藜穉張  
圖開局南津之涯玩澆澆壯心未耗歌号調笑略  
細慙是離頽景鼓缶絃絲混商歸希徃達人遙興

發音贅  
聯也

輕舉道有倬改業夷澹沆瀝夕食正陽敷朝露溘  
及忽乎何適夢岱嶽影徂物化泡影流電奔星約  
今古一貉脩發得失奚足較嶺山世所峯環巒障  
抱鶯鶯桓楹豐碑封塋松栢蔚如削以為君宮墻  
畢填高固且確魂乎歸徠勿南勿北返堂幄辭以  
誅君刻之剖刷石以樂後百千齡烈風淫雨母摧  
剝

黃母聶太夫人墓誌銘

太夫人氏曰聶系出楚麻城移居蜀樂至父新以

明經授黃梅尉調定海咸著仁惠母陳孺人有賢  
行定海公為國子生時孺人夢鸞鳥入室遂育太  
夫人性仁慈明淑儉勤敬慎弗好侈靡少日儀範  
莊重儼具聞則定海公孺人異之比黃簡肅公初  
登進士尹龍陽張太夫人卒太夫人來嬪焉恭順  
冝家規度倫肅制費不蓄贏餘以恩御下張夫人  
遺女及子壽方襁褓夫人煦濡手撫憫然常恐傷  
病滯下瀕危納懷中經月鼻創痛楚吻為嚙之嘗  
舟次俄傳劫寇至家眾驚逸獨夫人保負壽以無

恐事舅姑誠孝篤至如劉夫人卒致情喪塋其相  
 公事封君尚書南庄公禮盡敬順屬舅氏已大塋  
 病倚牀席湯藥膳羞慰安省定務先意導適舅氏  
 常曰新婦孝他日耀吾宗矣簡肅公弟珮早卒婦  
 馮寡居夫人禮之事從柔巽意常弗欲先繼而馮  
 卒幼子巖與女偕稚愛同已出翊以成立巖就學  
 成名女歸左叅議射洪楊儀幼弟瑛常訓撫至長  
 授室為邑庠學員正德中逆閹瑾矯詔厲法以箝  
 戕士類簡肅公徇翔藩臬遇代輒去夫人徐戒行

偵音稱  
 問也謂  
 之細作

省徒簡乘宿具芻糧旅出入罔識見偵事者問有  
 達官家來竟莫識也在榆林因簡肅公封上寘璠  
 偽檄中多發瑾惡迹激瑾怒誣邏者已載道公日  
 待命于庭太夫人聞之中戒密令治裝徐不為動  
 幸屢脫駭機危阱亦天也在官解謙損敦約常取  
 糲雜糲為食紉緝敝裳躬織杼蚤暮辛劬至榮封  
 夫人老弗易故自牽絲至槐衮四十載得夙夜在  
 公終身無內慮至祭祀賓客物備豐腆染盛器皿  
 非經展視不以獻宴享亦然歲時居外亦躬贊禴

糲音西  
 碎米也

祀又樂施周急南都有鄉人墮于旅資其孥使還  
食饑衣寒而助瘞內外遠邇待夫人而濟者若柯  
人貧女子多取育擇善配歸之曾見寡人於戶外  
掠資物去太夫人憐之不言且禁人無問其仁厚  
之德類如此壬午公逝後命諸子耕學文業以紹  
先志恒舉先世忠厚積德為訓最惡輕囂之習曰  
吾欲汝曹如萬石君家不願如王謝也以家政付  
嵩諭華峰行必敬兄弗爾雖孝於我我不悅也華  
既學教之加嚴日視行為夜考習業華舉壬辰進

士歲庚子將之任守松江拜堂下命之曰兒好居  
官勿吾慮然容聲戚華視太夫人之戚也伏泣不  
能去太夫人力勉之至松乃遂嬰疾五月解官歸  
復拜堂下太夫人曰兒松劇郡難綰兒歸甚喜然  
吾亦欲汝歸甚樂則又謂華曰去茲夏吾狀元壻  
偕汝姊來壽我今茲辰也喜汝歸寧得峯兒亦歸  
邪時峯方待選銓部及峯歸太夫人又甚樂居無  
幾感疾則又謂華曰汝可迎汝二姊來華又迎姊  
于射洪于新都二女咸來寧太夫人疾頓瘳又甚

樂居無何疾又作於五月六日為太夫人生辰呼  
華兄弟與諸孫至几下曰吾老汝輩皆在吾無遺  
恨然吾見飲酒多過驕傲敗德汝戒之戒之惟先  
德之思自是不復言矣癸卯五月七日申刻卒于  
內寢庠士周槩稽何衆論述太夫人行為狀請于  
當道於是御史大夫巡撫東臯劉公侍御巡按靜  
齋石公疏畧曰故尚書黃某遺妻某封某者蚤閑  
婦道晚樹母儀敦儉朴以化鄉閭恤孤寒而濟嫠  
黨茲焉考終宜加祭葬之典

上命禮部諭祭工部開壙仍給喪禮異數也一時  
中外咸謂太夫人荷承

天眷典禮備隆足徵德報云太夫人生于成化壬  
辰享年七十二初封孺人加恭人今封夫人子三  
長嵩選貢國子生次華知府致仕次峯廕補國子  
生女二長適國子生同邑王錦次適慎孫男若槐  
官生若桂若松若楫若梅俱庠生若杞若榛孫女  
一曾孫男遺澤遺愛遺安曾孫女五尚幼卜以嘉  
靖甲辰九月十六日合葬于簡肅公舊阡土橋山



閉音方  
宮中門

聖音疾  
治土為  
甄四周  
王棺也  
稷音即  
又古作  
是字

之陽慎先君與簡肅公少為道義交慎早忝通家  
之子中年辱授室焉知家乘世德及太夫人之懿  
範為詳乃按狀而敘之系以銘曰柔明婉敕閉範  
早飭女德之特兮祭養交力宗祊是職婦道之則  
兮孫子燕翼家聲四國母儀之式兮七袞壽陟福  
履既億三報之食兮封塋植植榮庇寔千齡之  
極兮宮保橋稷過軫咸軼視此貞刻兮

贈御史中和處士陳君配孺人謝氏合葬碑

銘

陳氏之先自楚而滇儒行醫名光遠以延五葉蟬  
聯百五十年繁祉老壽壽獨也天中和處士棋野  
逸賢非此其身耀在嗣傳生膺綸綍沒歸茂阡百  
歲同穴恩庇壤泉臥牛之岡西山之顛有涓灑灑  
有峯谿眠勒辭樂石過者式軫

明故文林郎樂齋譙公太孺人楊氏合葬銘

粵稽內譜華腴甲族紛以衆兮暖晝易場訛譖贗  
謀亦已闕兮克國之譙千禩族居吾蜀鳳兮樂菴  
隱君鋤色銷聲元理洞兮非此其身在其子孫榮

楊子卷 八卷 七  
亦重兮龍門精廬鸞縛馳恩服則衰兮齊壽合德  
百歲歸居耀壩賜兮靈陶鑿銘封阡贈埏佇顛虹  
兮

姨母黃淑人墓誌銘

吾姨母瀘州衛昭勇將軍松潘右叅將蒼雪韓公  
恩配淑人黃氏臨終顧命二子曰得吾三姊妹狀  
元楊慎銘吾墓吾則心死矣是時慎以罪戍越在  
滇陰音驛不達塋後十年乃以戎役過瀘始拜吊  
于家表弟指揮使適甫州學生述甫以遺言告埴

出貞隱飛霞君所制狀屬慎銘乃據狀述其大者  
淑人為雲貴提學副使眉山黃公明善之女姊妹  
五人長適眉州引禮熊瑋次適長壽御史周蕃次  
為吾母次為淑人次適香河丞崇慶萬衡淑人諱  
惠端字荏閨以成化辛卯三月五日生于京師之  
太學歸嬪于韓實乙巳歲既歸無幾時即主家政  
於時囊裝奩具甚美內宗咸羨其無驕蒼雪乃翁  
石穩公時在下僚有羅織索賍者倉卒不能應淑  
人即傾笥畀之內宗咸難之石穩解權家居事舅

姑脩補極豐偵知其脫簪珥服飾舅姑亦難之矣  
蓋淑人之懿行立德自于歸時已然四十餘年上  
事尊嫜及叔姑妯娌以逮從子男女宗族尊卑內  
外黨戚凡婚媾變故寒暄朝夕種種事綜理斬斬  
若有司郡朝然以相宗子之責為賢宗婦最蒼雪  
公立家綱整肅每戒嗃嘻之吝者僕不容給締以  
見嘗以嗣艱淑人為置一妾御見之夕蒼雪以其  
更衣之駛遂還之故家法為蜀中所稱實淑人相  
助之力也家廟時祀尤敬且如禮至晚年衰眊猶

不廢焉推原其自外祖黃公夫人徐氏姆教深矣  
姨母嗣育孔艱幾妖幾嬖僅存一女桂卿儲姪子  
恒甫為嗣忽得異夢神告以陰德當有後庚午之  
歲年已不惑是歲膺

誥封而二子適生即適甫述甫也咸以為積善之  
證云桂卿嫁為指揮僉事王承唐妻孫允濟允灝  
大臯大臯女孫大繫卒以嘉靖乙酉十二月二十  
日葬以丙戌十二月十二日墓在方山回峯之戊  
辰岡去祖及總兵塋皆咫尺合窆于蒼雪公禮也

銘曰維列祖黃宿儒之英太有時名而家範夙成  
姻連之賢聞于列城豈獨簪裾為榮且盈淑人之  
懿女士之行無忝所生既壽而康全歸九京內宗  
遺範視比桓楹誰其銘之慎也彌甥

亡妻王安人墓誌銘

安人姓王氏父禮部主事諱溥母朱氏王世為龍  
州宣撫司人禮部公早年能以才名起其地繼以  
科第望其族令完縣有治行在儀曹多文藻大獲  
鑒譽於邱文莊公一時名輩咸願交之家君尤與

為莫逆遂結婚姻之好安人許聘予實在兒齒未  
幾何喪其父憑棺號踊絕者數吊者哀哽贊其至  
性時五歲也年二十一來歸予于新都每嘆不逮  
事先太夫人黃對予常嗚咽流涕既至京拜尊章  
後克脩婦職繼太夫人喻曰是善事我順於姊妯  
情如同產甚予女弟二人紉績組紉如未字日癸  
酉太夫人喪從予還家途行凡四月郵寓無障弗  
得躬奠朝夕每正几正室拜餞其旁如生禮至家  
三年哀哭如一日服除北上因子耕耕殤哀傷成

疾無月離床闕丁丑予滿初命被恩綸受安人封  
以疾滯踰年未得冠帔見廟是冬予在告歸安人  
自幸得見其母心切喜至家疾少愈然未去藥餌  
也忽晨興告予曰妾夢不美恐不得久侍君子也  
又曰聞長者言女病忌生後妾生辰在五月二十  
七日今越矣予怪其言曲為寬譬然自此日沉滯  
以及危殆呼予與訣時適報客至安人猶曰遠視  
在門不可以慢君必出應之言已不復出聲少姑  
太孺人蔣問所欲言張頤揚指而已至夕乃絕七

月七日也享年僅三十二悲乎悼矣安人生為孤  
女終鮮兄弟而孝敬出于天性為婦十二年勤生  
儉用以佐理有家待下有恩予或時督過侍媵亟  
為解釋之令節家宴未嘗着重綵內親或謂曰家  
世祿身命婦何苦自約對曰數衣則敝敝必製新  
恐其殄靡非所以稱君子之清範也聞者三嘆其  
言安人數孕不育恩恩者副室之子也彌月母亡  
安人以為已子鞠而翼之過於所生人以為難嗚  
呼天胡為殲我良配乎生相憐死相捐予情曷為

其有已邪於其塋也誌以告哀是歲為有明正德  
戊寅十月一日銘曰龍門之阡恩波之淵中有封  
塋蔚何芊芊婦其從姑既安且堅妥如千年予銘  
可傳予悲不可鐫

孝友後華李子玉謚

前渠藩伯謂慎曰嵩亡兄崑字子王者實嵩受學  
師也根道挾稅鈎河摘洛崇古刊今謝華成秀雖  
綴時義力去陳言多祖止齋之鴻裁効龍川之駿  
發守恒者縱脰而詫知音者擊節而賞謂拾一第

如摘髭矣文增命違竟以齋志天性孝友痛母氏  
早世每春雨覆壤霜辰掃松柏張擗踊如袒括日  
見者為雪涕事嚴君色難之餘早李新冰首醕甘  
肺千里必致親未嘗不入口也後應貢有勸令就  
選學官又謂且留止試京闈子玉曰吾非薄冷官  
不為亦非舍畿解不取垂白在堂一弟繫官于遠  
誰與就無方之養昔人不以三公博一日吾寧捐  
百年以冀一日乎竟從依親之例歸與弟同試于  
汴弟升而已沉欣然曰弟得之即吾得之也同留

亦久之先歸為拜慶酬賓具弟赴禮部又偕北上  
弟官京師十餘年時單騎省之雖竺寒酷暑不避  
也其孝且友如此年五十六不祿自述一篇滔滔  
千百言與弟永訣窀穸之日送者無不讚其生而  
哀其死門生議曰靖節貞曜有初請私謚曰孝友  
前渠公篤倫尤也手述其行略屬走紀之以附于  
樂隱公之岡側追為之謚曰天之生材實艱而成  
之又艱文運之關而時命亦關也往古中寰才富  
命慳如後華者亦多其班高車一雋而九頑良馬

贊

半豆而十賢載在簡冊丹青罔剛徵友弟之高義  
盡肉好之缺環爰徵謠於逸史吊瑤青於空山將  
鏗鏘於楹石招毅魄兮庶還

貞靖李君阡讚

乾行有終曰貞正直共好曰靖爰私謚之顯揚寔  
公是之默定誨人遺矩蔡著長民流蕪衡鏡徵官  
師之尸祝著秦蜀之謠詠早醴紱以辭榮載褰裳  
而頤性紹兩馮之清聲戛二陶之玄韻樂石泉兮  
幽冷隱蒼碧兮峭倩歌嗟來兮返真誦歸去兮委

美也  
音序

易

卷

十一

命悵生芻兮空谷悲漬絮兮遙迥揭豐碑兮鏤辭  
昭桑梓兮景行

宋宜人銘

懿惟宜人宋姓名家父友母王設悅辰嘉中秋前  
夕生稟婺華端慧靜莊閨範自遐歸途其良樂隱  
君伉輔翊夫子孝敬姑嫜躬操爨飪丙夜不遑二  
親大悅怡怡相將與更三十毀瘠終喪周恤姻黨  
何有何亡不以富窶而判炎涼凜秋寒朔手自澣  
洗以先姘媵劬勞悉亡嘉靖乙酉寢疾終堂得年

五袞葬之連岡既有賢嗣英蜚名揚恩贈有奭幽  
窆寵光孝哉賢嗣寒泉思長爰鏤翠珉用昭便房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太史升菴全集九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錄

維揚陳大科校

新都周參元重刊

祭劉文簡公文春

岷山之精井絡通津焜曜峻極實生偉人天生我  
公匪邦伊世在邦為珎在世為瑞三禮首選鼎魁  
及第摘藻天庭敷言近陛有頽文苑蔚為儒宗講

金華而議白虎記東觀而考南宮瑰辭直筆大雅  
古風隨仕階而譽命思職居以效忠乃陟宗伯乃  
掌邦禮公德寅清公秉簡易是禮是儀爰契爰似  
酌言可施違覆堪紀宅憂詔還總已留鑰報政來  
朝帝念舊學視草西垣演綸東閣維

新天子更化立年饑渴宅俊寤寐英賢公才公望  
孰與公先天不憖遺公不少延哀哉賀門鞠為吊  
問嗟兮梁木霜稼已俱區中之綠永絕蒼生之望  
遂虛嗚呼仕至八座壽登六袞雖尊榮之已膺恨

效用之未極在公者則立德立言足以不朽而無  
憾在議者則為世為民重以不滿而興噫也杳杳  
靈駕載返東川敬陳薄奠以告祖延

祭黃簡肅公文珂

國有老成鄉有耆英生有全節歿有令名揚休垂  
烈公則允備視履考祥誰能可儼解褐筮仕出宰  
龍陽極荒活殍惠流江鄉中臺明揚憲綱始服用  
師夷落遂紀戎錄剪其鯨鯢不擾旄倪脅從嫗煦  
微纒解携剽掠克級斬狗行列威惠交暢人和師

捷提旅朔漠開府河湟禍起藩屏公不動勦赤羽  
 四馳皂囊八事威聲先揚大師克濟偽檄數罪公  
 為上通姦豎側目幾觸患鋒幸逋帖危實有神贊  
 跼踏虺蜴大雅所歎兵起潢池近在伊瀍  
 天子命公饒道攸專取舖豐厨旋師衽席飲至論  
 功蔭子增秩公在本兵逆藩方熾焰爍緝紳賂滿  
 閹寺王衛請增公曰不可匡持違覆是固在我主  
 者力效封章潛成吏持牘上公不署行確乎山立  
 不可鼎移丹青煥節天日昭知留臺掌憲司空晉

畝音留

齠白許  
切渠上  
声

位公不可畝屢章祈退返我初服樂被南津親戚  
 情話歌号閒身我田我里有孫有子日晏大耋不  
 戚以喜齠然笑逝是曰考終有司訃奏震悼  
 宸衷贈秩垂恩加祭賜澤乃命司空載營玄宅禮  
 有一惠大節孔昭簡肅易名協于中朝墓有豐碑  
 銘功篆德後千百年永播無極嶽山東麓鬱何嵬  
 嵬公不可作公名不頽慎早忝通家復室公子黃  
 楊之穆有自來矣始也迎媾拜公於阼支筇命筵  
 負几醕爵繼以使歸再拜公家留館移旬遠送江

涯曾幾何時忽已隔世哭不憑棺潛馬揮涕虞殯  
萬里不聞其音寄辭告哀冀公來歆

祭黔國恭熙公文

於貴維公元勳隆只重牙襲纛奕世庸只開府征  
南銘勒陟只三孤簡在宮保崇只於富維公黻千  
鍾只大賚鼎來珍賜克只三錫自天叶師中只咄  
徃魯侯頌駟駮只於才維公黜黜工只巨榜綽楔  
徧籀踪只揮毫刺燭綺思叢只僻陰對賢昕夕窮  
只於德維公謙以躬只雅歌投壺屏絲桐只室靡

陟音洪 從陟山 名在雲 南 缺音与 量名 咄當沒 切敦入 附尼點 切念上 高草書 勢

姬姜澹以冲只奈何乎天命不融只奄逝於忽環  
滇恫只靸宅聆赴遽殒凶只棟折柱傾維悼公只  
憶曩追昔殊遇蒙只折簡問奇餽賂豐只招提曲  
宴情丰茸只涕豈無從維懷公只脩斃有定數其  
逢只彭殤椿菌均一終只生榮死哀孰齊同只丹  
旒翩翻輻輪東只卹典遙臨返塋鄴只肖貌巍廟  
名輝彤只絮酒菽薦辭寫衷只公臨孔熒庶鑒恭  
只

祭叅戎石岡沐公文

我識公面自於徂滇解龜卸鵲狎鷗戾鳥欣然交  
臂夙契若先班荆華屋傾蓋榮椽一水詎隔六郵  
奚延不鄙謂我同聲相宣清風朗月寒旭涼烟興  
言命駕塔爾遺筌形既蕭放心罔懸愆頽山酌羽  
流水鳴絃非梗胡汎無膏曷煎有懷者音輒走中  
涓有間者濶遙騰鷁戕公嗜吟咏選頃成篇露花  
濯錦璧月涵淵公閑翰札摹素臨顛金生玉潤芝  
茁蘭鮮公珍繪事克棟盈枿購求罔恡賞鑿無前  
公耽典籍業若門專當劇假逸在痾忘瘠公有池

至音主  
楔音肩  
門張也

臺山椒峯巔謝舟阮屐松席蘿筵公有子姓瓜瓞  
嬋媽九荀爽競八士名駢可以忘老可以長年邁  
齡五龍弄丸雙玄坐致蓬丈相期偓佺天胡弗吊  
承凶忽焉我公是依公忍我捐川有逝水壑無藏  
船昔來謁公鼓音闐闐今來訊公銘旌翩翩英魂  
莫招哀淚徒泣矢辭一誅冀公享旃

祭毛以正文亨

維正德十年正月日同鄉友生楊慎謹以薄陋魚  
菽之奠致祭于亡友鄉進士毛君以正之靈曰嗚

昭音鷗  
也日汁凝

呼以正命止斯邪丙寅之歲如盍朋簪君勝已者  
先鳴執林私試夜稿劇語秋衾相與忘年交契以  
心從君既允知君益深君之力學衆所難任朝齏  
暮鹽商古確今昏眊倦吻傳癖書淫有疑相叩如  
鍾起音有辯相難如琅應琳豈曰阿私流輩所欽  
五上不第文工命戾十年旅人中途長逝囊無餘  
資以充楔祿家無薄田以供時祭妻寡疇依子女  
幼歲人世之苦于君亦備如何不淑欲問先喟福  
善壽仁此語何昧予昔南還在疚筑筑君遠送我

西出都城別幾何時寒燠兩更數數來書時時寄  
聲相勸相勉令德令名言猶在耳遂隔死生寧不  
悲慟有淚填膺君昔與我著述是期綺言蒙訶語  
病必鑿君今已矣誰正予辭君昔與我道義相佐  
投以盡言不隨衆和君今已矣誰箴予過馮江之  
原埋玉翳蓀誰最潛德以貴重坤分雖麗澤情猶  
篋墳平生交誼惟君也敦悲君雅志念君微言莫  
君以文庶慰君魂君如有知來享此樽

祭洪易之文

我行其滇吊影瘴烟式賴斯文以慰徂遷之子之  
來多一寔先屈指于今十有四年子在家庭人稱  
孝子橫經紛綸又何佳士不沾一命溘焉以死天  
豈有知兼闕其嗣坎也士封蕭條畝宮喟然傷賢  
涕豈無從壤樹直矗矗崖石崇崇寄我誄辭酌子幽  
宮

祭彭子冲文

汝寔

嗚呼子冲江漢炳靈岷峨挺生古則淵雲儼跡今  
則安徐齊名冰姿玉立命世之英龍文豹變驚人

之鳴蜚聲里選標錦禮魁仲舒哀首賈誼秀才筮  
仕聿始式登諫臺出納惟允敷奏詳該惡惡之甚  
堙井埋輪善善之周卯鳳胎麟朝獮端士世謂淳  
人康陵末造禮云紛起危言屬目異論盈耳君矢  
靡他中立不倚徵典抗章通郵書史匪叶于今乃  
稽于古考衷自信見怨于下旁午糾棼會逢其怒  
鷓鴣爭鳴鯁鱗翔舞群飛刺天積毀銷骨我軀既  
摧我馬亦蹶揚子岐悲阮生途哭栖邱飲谷退脩  
初服犧牛綺錦若罔睹然含沙射影將焉及焉文

鸞墮羽神龍潛淵坎窞委運徜徉永年圖史簡策  
自樂其真忠信篤敬允書諸紳允山之陽三峨之  
濱願言卒歲行歌及春日奪英嗣天耶人乎君弗  
過戚猶東門吳謂天無知作德不孤謂天有知乃  
如是夫昔予黜謫遭君南國言感北風相顧動色  
執手河梁慰予努力驅馬脩門索居絕域念自分  
携每勤問訊結夢函情鱗書翼信君身沉冥君行  
極峻觀逆以順視退為進于後有期過嘉忽忽擊  
汰凌雲舉杯邀月斗酒夕懽百篇朝發相會慘顏

相思鬢髮別君未久訃音忽傳來鶴化去騎箕上  
天既扃夜臺永隔玄泉臨風把劍傷心絕絃嗚呼  
夫子自免歸居華閭竺行亟騰薦書賀者在路吊  
者在閭君則已矣蒼生望虛三英賚志欵安歆徐  
天則不慙人其奚吁名垂身逝耿光不磨較若罔  
生所得孰多峩峩山色湛湛江波視君豐碑千古  
斯那

祭波石徐公文越

賊酋跳梁句町東犬狺鴟張羣嘯凶據印產城恃





阻送宰木成陰宿草以對維甲之寅在冬之孟忽  
感熒魂來入金夢哀鳴酸嘶寄托鄭重覺寤在床  
落月滿棟精駐爽存箕騎颯鞞塞黑楓青江空水  
凍帝宸高迥鬼伯咏弄鷺鶴怨猿叱鷺靡鳳情切  
范張盟寒沈宋君詩可傳君詞堪諷藏諸名山副  
在洛誦誅云辭云聊以代賙

祭王壘王舜卿文元正

古語有之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嗟君我之形蹤何  
斯言之相副憶嘉靖之甲申當金商之辛候昧一

鳴以斥仗同三進而及雷啣蒙枯之未脫冒瞽言  
之難奏紛巧簧之易如慙面甲之益厚違天顏於  
咫尺禡龍章於闕右落孤影於清潯下承明於紫  
宙予孑孑以無依子孑孑而在疚聯舳舻於潞水  
竭呻吟而相叩赴嚴督以南征悵非狂而東走交  
呻吟於蓬席忘饘粥於昏晝苦吊影於罔兩甘生  
涯於鼯鼯君違秦而巴儻我去蜀而滇僊哽題紳  
以分袂各扶傷而携幼限天隅之一柱望月弦之  
幾鼓捧戎檄以予歸喜少城之君迨訝垂白之如

傷切棧  
上声  
僊音驟  
僊音惡  
言言也

新命重碧以話舊歌旁喻以無解語聊浪而失讀  
 聽南音於西林主北道於東阜發孤笑於羣憂伸  
 眉顰於面皺吟江鴻之夜度賦鬼車之晨雖雜懼  
 悲於湏臾類栩夢之一宿汨甲鼉以吾行辟茲會  
 之難又望北風而開襟怪嗣音之不復竟庚子之  
 日斜忽辰巳之相湊喪資斧於旅巢慨河清於人  
 壽感徒繫於匏瓜惻不食於井甃涕却留而巳零  
 杯欲奠而先覆嗚呼盈萬物於兩間恒接構而心  
 闕何淑貺之罕臨而良辰之希邁巾柴車以碧紛

也音音茂  
目不明

幪駕駘以朱就既貧尼而富虎且芝焚而蕝茂豈  
 黔羸之混施兼造物之垢瞽屈天問其焉陳柳天  
 對兮焉咎惟理美之莫藏樹令名其不仆爾芳馨  
 於皎日等塵劫於刺漏慰夫君兮九原庶斯語之  
 不謬聲已吞兮何言魂歸來兮茲侑

祭沐九華文

我之與君兩世通家君家先人昭勛建牙君家兄  
 弟奮藻聯葩顧我於逆旅慰我於天涯步王孫之  
 綠草折放臣之疏麻命駕於滇社之館載酒於昆



不流布清言河漢時出驚羣玄著疊疊孔昭于聞  
嗟予契合匪懿親厚視余猶師視爾如友執指吾  
瑕道弼余違在戴比德于謝方微大人明農復我  
邦族爾亦引痾侍養在告胡天不淑溘露先盡未  
徂黃落甘此蒼隕嗟嗟骨肉遂成古今奔阻于遠  
曷置余心念昔在京逢天之怒我處幽圉爾泣窮  
路兄弟索居乖絕岷滇五年于茲百憂交纏留我  
手足止承杖屨爾今逝矣余將安處呱呱遺稚始  
勝童衣念馬及茲營魂馳飛日徂月流將歸原安

寄言哭奠死生異域

祭敘菴弟文悼

我生與弟先後之年呱呱而泣形分氣連夏炎合  
簞冬寒並羶母携父抱隈濕就乾八歲就傳雙筆  
一研嬉戲偕止出入隨肩飲啖讓果跬步共磚義  
經魁選桂籍登仙形墀策對粉署絲牽家承盛事  
世稱象賢聲華籍籍文彩翩翩中遭厄會墜身九  
淵歸兮屏處幸矣天全約耕別墅郵原陌阡圖玩  
太極琴悅無絃養吾性道耘已心田交絕郡縣力

鄭音妻  
鄭丘齊

楊升菴 九卷  
娛簡編象外冥理區中謝緣有子承家業繼門專  
復育襁負瓜瓞其綿七袞將濟我歸自滇兄酬弟  
勸翁樂罔愆掀髯北寺握手東田觴我於庭羣從  
孛孛軼轍闕閱王謝嬋媿劇談飛屑倡和珠璣俄  
而瞪目忽爾垂涎笑語亟斷頃刻弗延豈意宴席  
化為几筵逝水如斯朝露溘然具爾凋喪門祚中  
顛又弱一介何忍余捐嗚呼余生則先弟亡則前  
前後後存亡誰質諸天而今而後遂隔壤泉余辭有  
盡余悲曷鐫

祭岳母黃太夫人文

維楚有黃麟經載光自楚徂蜀奕葉愈芳元姓起  
宗自簡肅公實有內助婉婉溫恭籩豆敬齊之禮  
琴瑟靜好之風繫太夫人之德之從訓昭女史教  
叶公宮鸞褵象服鳳誥膺封椒禁屢朝于贄栗蔗  
境齊壽乎喬松惟太夫人之福之隆晨庭趨鯉夜  
藥和熊竇桂歲筵乎藥榜謝蘭菜蓋乎英蕞申國  
閨中之嚴訓漁陽上谷之雝容家聲為環海之星  
鳳物望世中朝之人龍寔太夫人之教之功宜太

夫人之壽之祉之享之密也慎對日之年早忝通  
家之子泮水之歲遂辱授室之禮揭來罪謫於我  
荒一紀未登乎仙里前茲于役稱觴壽筵今茲赴  
假執紼墓前想懿範之日遠泗悲淚於寒泉拜祖  
奠之躑躅望封塋之鬱芊儵光靈之易逝傷辭誅  
之莫宣

太史升菴全集九卷終

